

常昭合志卷之十二目錄

集文下

集詩

雜記

舊序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目錄

一

邑人陳祖范常昭分縣初議

周禮序官首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王制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華者折而不絕也離者絕而不續也此皆古聖人經世要旨也邇者聞制府有分設十三縣之請方候

旨舉

行而常熟所分之縣卽福山小城建廨宇焉夫利不什不變法害不什不易制分縣之利未見而害頗多端然非草茅所敢言也就分言分似宜卽城中另設一署如長吳兩縣東西分轄倉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一

厥不必更造鬯序不必更立市肆不必更張民之輸將控訴者仍不易所則在官有分理之逸在民無分給之擾不勞民不傷財更制之善者也福山僻在海壖現受海災平地水深三尺營作新邑竊恐有後患卽欲別建縣治亦不宜在彼然上莖既有定見亦非草茅所敢言矣請就福山而言分土之法古者建國必度土中爲其四方貢賦道里均也建邑亦然常熟治四境之中東西南北遼者不過四十餘里今也割其半則當以虞山爲樞循山而西以浪澄塘爲界循山而東以梅李塘爲界不足則以縣治東之白茅港抵徐陸溼爲界凡在虞山之陽者東南西南仍隸常熟凡在虞山之陰者東北西北割隸福山如此則管

轄近而道里均矣今聞欲斜踣西南以州塘爲界而四十九都等處反舍近而隸遠是周禮所謂華離之地也非辨方正位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之道也何則四十九都等處到常熟南門水路五十里又四十里而後至福山別無捷徑可通一往反則百七十里矣動涉百七十里而欲其依限完銀是日日道途也失農業害一矣差吏到鄉其資糧扉履勞費倍往時則需索民錢必益橫害二矣冬月載米上倉或遇風雨竟日不得達達又不
得卽交卸栖宿無所狼籍道路浮費五斗而致一石其爲毒痛不可深言害三矣民有控訴人命盜賊之事所貴朝聞而夕報也今來告一日矣拘提一日矣案驗又幾日矣分縣之意本爲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二

地近則力易及効易奏耳今坐福山而遙控四十九都等處愈覺鞭長不及而奏効難也卽上官按圖而稽之母乃亦有疑於此乎夫數百年壯縣一旦剝而裂之闌出北門一步便是異縣或家在此而輸糧于彼或事在近而赴訴于遠固已牽掣擾攘而不便矣盡心於民者爲之公心區畫不計田之肥磽糧之多少於業已不便中重慮其大不便之處勿以一時苟且成于百年不可挽之局使此一方永有向隅之悲則庶乎民之父母哉

謹議

江蘇學政李因培重修儒學記

常熟縣學之始志據屋梁書宋至和紀年其前無所攷庶宋元

明代有修建

國朝數加繕葺其後析常熟置昭文而學則共之迄今閱數十年浸以圯壞邑紳士周爰顧瞻大懼無以興廢墜於是矢志殫力次第修復廟則大成殿而兩廡而戟門櫺星門學則尊經閣而明倫堂教諭訓導之署禮門坊表欹傾者正之腐敗者撤材而新之先是啓聖祠垣地爲居民所佔而明倫堂左右舊有齋舍皆夫役盤踞乃釐舊址杜民佔之私侵助夫役之金而令遷焉更葺齋舍東曰博文西曰約禮前臨河補其甃石之泐者後環小河就湮復疏濬之小大畢舉其所建畫以經久爲務而工力無所惜凡用白金四千有奇前知景州屈成霖獨出金五百爲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三

倡謀諸紳士以次出之貲自百金至銖兩悉視其力始癸未夏迄甲申秋而工竣編修邵齋燾徵記於余余聞之愷然曰是可謂急所重矣夫事不修則廢天下事之當急者孰如學校脫一旦因循顧慮其後且至於不可修顧知此者鮮今邑士大夫不以時繼費鉅汲汲焉修舉是亟旣堅旣飾不啻經始此其於本末輕重之間吾知其識所務矣維時常熟令華陽敬華南昭文令興縣康基田昭文訓導松江朱傳遠各勤襄事而凡輪材運甃執斧操塿之屬事集而役不煩者則揀選知縣舉人屈曾發原任靖江學訓導曹炯候選訓導鮑澆能經紀有條理例並書陳祖范重修尊經閣記

張伯玉記吳郡學六經閣云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
尊經名閣蓋昉於此閣之下曰南華堂取朱子吳公祠記謂子
游爲人敏於聞道而不滯于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
者自古已然歟今尊經閣爲學宮通名而南華堂則緣乎言子
他處不得而冒以有朱子之言也夫所謂南方得其精華者蓋
亦惟經學是謂隋書儒林傳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
江左周易則主王輔嗣尙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
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于毛公禮則同遵
于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此朱子
之言所本也由此而推宋室南渡眉山著述流行于北程張理
常昭合志

卷之十一

集文

四

欽定

學獨盛于南其亦南方得其精華者歟今者道一風同家遵
之書人奮窮經之志無復南北區別久矣而吾邑獨以言子故
里獨占南華之號詎不美哉稽舊志閣有貯書千餘卷歲久殘
缺十存四五閣亦上雨旁風日就圯壞師儒絃誦之所將鞠爲
園蔬薪刈之場邦人士共有責焉歲壬申教諭吳中衡自元和
司訓來遷思率作興事以張厥職會有封知州錢翁飛鵬年八
十有七矣慨然曰此正務也豈不在我遂輸家財通庠門明倫
堂左右廊廡皆葺而新之兩月而竣約費千金有奇封君用勤
儉起家見義勇爲不以老耄自諉可謂加于人一等吾鄉子弟
亦宜三復朱子記中媮懦憚事無廉耻而嗜飲食之譏夫苟鄉

以日子游氏之儒未必有當而朱子引之則或有感于當日吾鄉風習而言况又數百年以至于今乎工成宜有記予忝執筆謹述舊聞而鐫于申之如此

糧道覺羅雅爾哈善重修書院移祀巫相記

游文書院在山之麓距使署百餘步重門東向內爲重屋南向今爲課士之所山長居之少西有堂亦南向前老桂數株藤蘿縈帶後則翠竹千竿緣坡而上陰森極目岩石聳峙踞石而望東西湖如在几席下余以署使篆泣虞集士校藝爲徘徊久之愛其幽勝而惜其浸頽壞也廼偕邑令葺而修之期無廢舊觀而已重門之外稍北附墻破屋數椽不能蔽風雨余初意爲民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五

居未遑過望也客有論余者曰公亦知此爲商相巫公木主所寓乎余亟問故則曰巫公父子相商有功德見書君爽篇其爲邑人見梁昭明太子所撰招真治碑及史記正義今其苗裔猶僅存舊有專祠在城西明季廢爲營署木主無歸幾再遷而後寓諸此也祀事之弗虔也後裔之式微弗克振起也支帑于官而私諸其橐蓋巫公之匱祀已數年矣余爲蹙然歎息客又曰往者邑中之老嘗以移祀書院言于當事下有司議或以書院行就圯修葺爲難或以巫氏之後將因而侵踞弗果行也今公旣易其所難矣後來者體公德意一再期而修治之可以久公其從所請乎余曰善雖然講席之地不可以輟也伊唔之聲不

可以寶也若奉主于少西之堂修篁老幹蔭映後先神所憑依
宜無易此况書院之蹟悉仍其舊包絡于祠堂之外雖欲侵踞
無由矣爰稽諸縣牒而信質之衆志而協諏日戒事奉二相之
主以告而入焉於戲士君子立身行道得挂名于史氏記斯已
難矣况其見于經爲孔周所稱道者乎而

本朝以來百年于茲又累奉

恩詔加意先賢祠墓而木主播遷享嘗幾廢誰之咎也余之始謀完
葺也慮未及此意先賢之靈爽若或啓之因緣邁會適愜于邦
人士之願乎繼自今羣士肄業于斯肅容瞻拜思有爲者亦當
如是相與勉焉以三不朽自勵則斯舉也于教事不爲無助余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六

竊有厚望焉

江蘇糧道蘇凌阿重建石梅游文書院碑

虞山在江南諸山中最秀其北麓有游文書院在焉蓋取漢書
所謂游文六經之中而又合于先賢子游之文學此前人命各
之義所由來也溯自

國朝康熙庚子邑紳言翰博德堅陶編修貞一諸人醵金購址請
于前觀察朗山楊公爰創規模嗣是撥田規畫爲師生膏火數
十年來鴻儒碩彥多出其中是虞山固毓材地而書院又儲材
數也顧歲久弗葺將就頽圯余蒞茲土嘗試士于其中見敝陋
殊甚方與兩邑宰謀所以繕治之適邑之紳士咸請曰有昔歲

捐貲餘貲在可辦也不足則願以私財益之余嘉此邦士大夫之勇于好義亟白之大吏得報可乃筮日庀材講堂學舍一撤而新之下至庖滷器皿罔弗畢具又慮諸生肄業其中或無以發舒精神涵泳機趣也院之東故有梁昭明太子讀書臺臺之下植老梅數十本又西偏有堂堂前古桂數株盤鬱可愛後則緣坡北上松篁掩靄蒙泉出焉向爲名勝地遊者趾相錯今則另闢一徑自讀書臺之右遶出院後而達于西堂其南復構三楹祀商臣巫咸父子各其園曰學山俾諸生誦讀之暇得以蔭茂樹俯流泉天機自來會心不遠以息遊爲藏修之助于是書院之事大備是舉也院則仍其舊而園則謀其新諸生其顧名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七

思義績學砥行緬言子流風則思前賢弦歌之化撫昭明遺跡則思古人讀書之勤緬巫相又王家則思人臣康濟之畧將必有奮一簣之進而不甘于九仞之虧者人才輩興蔚爲世用以仰副我

聖天子蒸土育才至意則書院之設其不徒矣經始于乾隆四十二

年夏五月落成于是年十月邑之紳士以碑記請用誌顛末于石時董斯役者襄陽言太守名如泗勳贊者晉封主事姚君大勳晉封中翰吳君名敬也又山椒舊有辛峯亭歲久亦圯形家謂地脉所繫因並新之八十老人縣佐李維銓偕外孫郭汾郭鈺實克贊其成云

程道程光鉅書院蒙泉銘

附

涓涓巖泉清淑凝聚氣至機流沛然莫禦匪靜曷恒匪動曷著
雲竇有源試爲尋溯 伊昔未達湛然中藏歷千萬禩韜厥聲
光孰啓其籥際我

聖皇山川應運靈液流滂

鬱鬱虞山先賢是宅帝子遺臺流風足

式天牖斯文泉飛講席一瓢洗心勗爾朝夕 蒙以養正聖功
是基有列者泉若示其微體茲不息日進庶幾勿謂可待逝者
如斯

邑人蔣元樞書院學山園歌

附

虞山麓學山園入門一逕何紆盤借問斷崖幽壑誰闢此疑是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八

五丁鑿破青巖岼負山爲園學胡名學山至山學乃成竭來山
園恍悟學騁懷遊目皆有情山有臺兮臺有梅春風吹雪雪千
堆蕭梁帝子讀書處月明髣髴魂來歸山有亭兮亭有竹風憂
琅玕聲似玉虛心勁節渺難儔我懷君子歌淇澳山有堂兮堂
有桂月窟分香勝蘭蕙由來射策羨郗生欲折一枝還自勵山
出泉兮可濯湘一瓢甘冽如瑤漿義有取乎蒙養兮非直潤爾
之詩腸山花發兮何爛漫掩映綠蘿張錦幔幾叢絢若少年文
五色雲霞光燦燦山之巔兮眺兩湖天開寶鑑懸冰壺空明一
片豁雙眼滌盡胸中萬斛汚山之曲兮撫喬松五株蒼鬱蟠虬
龍丈夫天挺不世姿後彫之節將毋同登山兮懷古有商作義

惟良輔清權文學兩遺徽隔林猶仰一抔土惟山兮鍾靈公門
桃李羅羣英鶩湖鹿洞芳規在夜深時見藜煙青學山園勸爾
學遊焉息焉欣有托東臬拂水盡邱墟茲園千載寧荒落君不
見

聖代文章氣吐霓六朝金粉陋梁齊園中會生書帶草有客共躡
青雲梯

江蘇巡撫湯斌請錄賢裔疏

臣伏見歷代聖主莫不褒崇儒學優禮先聖而

本朝尤爲明備孔顏曾孟及先賢仲由先儒朱熹子孫皆世襲五
經博士我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九

皇上崇儒重道復錄程顥程頤子孫

聖駕東巡錄周公子孫近又錄周敦頤子孫皆世襲博士聖賢後裔
盡承異數甚盛典也臣躬逢

聖朝愧無以仰助文治謹按臣屬蘇州府常熟縣爲先賢言偃故里
偃以文學著稱弦歌之化深契聖心其學道愛人一語可爲治
行之準所稱行不由徑非公不至可爲取人之法蓋以詩書禮
樂爲教孜孜以人才風俗爲先務視有勇足民精粗不侔矣嘗
考禮記檀弓所載時人問禮者十有四皆以子游一言爲可否
蓋其考禮論道必貴知本不僅在器數儀文之末可謂得聖學
之精華者矣且孔門諸賢多產魯衛密邇聖居興起爲易獨偃

生長勾吳政教之所不通乃能奮起遐荒北學洙泗開東南數
千年人文之盛其功之所及尤大且遠而後裔未獲邀一命之
恩實爲缺典倘蒙

聖恩念偃之賢比例仲由錄其子孫以光大治化昭示來茲裨益良
非淺鮮抑臣考宋太祖真宗高宗皆嘗親製孔子及諸弟子像
贊故一代儒臣號稱最盛我

皇上道本生知學深宥密天文炳煥暉麗日星薄海臣民莫不欽仰
倘萬幾之暇揮洒

宸翰

御製先聖先賢像贊頒示天下學宮傳之史冊當與典謨並重伏乞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十

睿鑒施行

江蘇巡撫王度昭請卹賢裔疏

臣惟先賢言子游毓秀虞山從游洙泗開三吳之文教得聖學
之菁華名列四科配享已隆於
文廟位班十哲推恩未及
於後人前任江南學臣張元臣特疏題請以子游後裔比照閔
子子貢後裔世襲五經博士同沐

國恩欽蒙我

皇上重道崇儒垂卹賢裔

俞允部議行臣衙門會同衍聖公確查子游後裔嫡派應授之人取
具宗譜通族甘結印結保送具題前撫臣張伯行移行確查去

後今據江蘇布政使司金世揚詳據蘇州府詳報言子游七十
三世裔孫廩膳生員言德堅文品兼優委係大宗嫡派
康熙四十四年

聖駕南巡曾蒙

召對行宮四十六年又蒙

欽取謝恩詩冊允宜承襲五經博士以膺鉅典等情前來除送到察
譜並印甘各結送部查核外臣謹會同臣衍聖公合詞具題
學政張元臣撰吳公祠記

東吳常熟縣吳公祠宋慶元丁巳知縣事會稽孫君應時卽學
宮講堂東偏建以祀先賢言氏子游者也祠成孫君躬率邑士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十一
大夫及子弟奠爵釋菜以妥公靈禮極備至文公朱子爲之記
厥後改建於王君燭重修於前明唐君禮胡君漢迄今又二百
餘年廟貌僅存祀事弗飭康熙乙酉春

天子南巡狩幸蘇言氏裔孫德堅具奏

行在乞

賜祠額增光祀典

天子親灑宸翰賜額曰文開吳會蓋異數也越五年庚寅元臣恭膺

簡命視學江南校閱所至人文炳蔚甲於他省溯厥由來公實開東
南文獻之源有功於鄉邑甚大謹具疏請依閔子子貢後裔世

襲五經博士例

勅下所司查明子游嫡裔恭請

特簡一人予以五經博士俾得世襲掌祭祀禮部具覆應如學臣所

請

制曰可元臣謹按前明世宗朝御史張鰲山給事沈漢前後疏請除

授言氏嫡孫五經博士當時止準修葺廟宇量給祭田今

天子誕敷文教表彰先賢不鄙末議崇德報功之典遠軼前代而

天章日華復極焜耀

天子之致崇極於公者如是為臣子者其敢弗承每歲春秋丁日例

祭先聖先賢祠祝冊自京師頒行郡邑而有司將事者弗親詣

公祠下牲牢酒醴弗豐弗潔薦裸登降弗中儀度非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十三

天子致崇極之意也昔昌黎韓氏作南海神廟碑極著刺史孔公齋

被誓衆宿廟共事之美而謂前刺史委事於副弗共厥職今公

祠近附學宮非若海神廟遠隔海壖祀宜益虔先是蘇藩宜君

思恭檄縣正印官詣祠致祭以昭崇重有司奉行弗敢懈至是

夢奎等恐日久事弛仍習故常來請記勒石昭示來茲乃為之

記並系以詩曰公產南方北學中國得聖一體顏閔是埒南方

文獻公濬其源詩書禮樂家歌戶弦流風漸漬歷禩千百衆戶

尸祝崇祠在邑惟

聖天子稽古右文

宸章寵錫錄及後昆祀事弗度曷稱德意春禘秋嘗邑宰親蒞樽罍

牲肥酒芳陟降上下公儼在堂東海濬茫虞山翠業刻詩
於碑垂示罔極

糧道馬逸姿重修書院記

太史公仲尼弟子列傳載聞見於書傳者三十五人子游爲吳
人家語作魯人唐司馬貞索隱云子游仕魯爲武城宰耳今吳
郡有言偃塚作吳人爲是塚在常熟縣歷代封樹不廢子游爲
常熟人信而可徵者也吳魯相去二千里子游少孔子四十五
歲其年之少遊之遠仕之早七十子中所罕常熟帶山爲城所
謂虞山也塚在城內山巔登而眺城內外萬瓦鱗次一目可盡
其祠有三一在學宮之左曰崇祠一在縣治之東偏曰家廟一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三

玉輅南巡

召見其七十三代孫德堅

御書文開吳會四大字爲祠額予奉

命分守駐節常熟所居官署與書院僅隔一垣訝其頽圯已甚其七
十一代孫繼光進曰書院興廢不常前此不復記憶有明萬歷
丙午邑令耿君諱橋寔鼎新焉後此無繼者子姓氏微鄉黨寡
助雖崩壓無告也予聞而慨焉聖門高第皆魯衛間人子游生
於斷髮文身之鄉而能北學中國得聖人一體迄今林墓蕭然

後裔本支井井實顏曾氏匹休予幸際

聖天子重道崇儒之世宦遊適在先賢之里可坐視廟貌之不修乎
乃爲捐俸督工葺治稍復舊觀焉抑有異焉者萬歷丙午至庚
熙丙戌屈指恰及百年予與耿君皆秦人也先後從事不謀而
合若有數存焉可見仰止先賢之心古今一也因書以告成之
歲月而銘以示後其辭曰夫子之道日月同光子游文學雲漢
爲章明德遠矣百世流芳遺跡可尋猶在其鄉虞山蒼蒼琴水
茫茫君子之澤山高水長瞻仰儀型攝齊升堂衣冠儼然哲人
不亡告爾子孫肅奉烝嘗俎豆修潔黍稷馨香一念敬肆寔分
聖狂億萬斯年恪守無忘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十四

衍聖公孔傳鐸復言子故宅記

常熟治城言子始生之地也墓在虞山北麓去山半里爲子游
巷有故宅子孫世守之垂二千餘年明永樂初六十二世孫名
信者由象賢齋弟子員賓興升胄監尋任諫垣以言事得罪簿
錄其家而宅遂廢至明季泰西氏之教洋溢中國所在多有於
是言子宅爲天主教堂矣

皇帝尊先君孔子之道以爲邪教惑民一切宜屏去乃命天下郡縣
驅其人使就外國或置之嶺海窮處所謂教堂者旣廢而言子
裔孫五經博士德堅因得以請復故宅言子撫藩檄下有司置
木主而釋奠焉於是向者二千餘年之世守其廢又三百年而

巋然復爲言子宅矣德堅頃以其嗣孫如洙謁予因屬爲記予讀史記謂嘗適魯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今斯宅也南方之學士可以時習禮其中庶幾所謂得聖人之精華者亦可誦習而究明之乎四方來觀者亦有低徊留之不去者乎

聖天子崇正除邪而大吏總風化之任汲汲於布昭德意德堅以其時復先公之宇蓋自我先君孔子之道與時隆污今言子之宅之旣廢而復固有數焉於其間實遭斯道昌明之會也嗣而守之吾望德堅之後人其相與世世保之使更萬年如始耐時者則又將來師帥之責有蘇濤者輸私田在隆慶間今得百五十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五

畝再歸言氏世世助奉祀不絕云雍正五年秋八月賢裔重修先賢言子故宅碑記

自昔王侯將相以至於庶人之家其第宅鮮久而弗替者惟

至聖先師德侔天地是以曲阜之宅至今猶存及門如顏閔諸賢亦得附至德之光以垂不朽至我祖於聖門獨爲吳人常熟實鍾靈之地坊巷猶昔俗稱東西子游巷東巷中有宅卽舊宅也宅中有墨井志乘可攷易云改邑不改井矧邑之不改者乎是宅世代相守委棄於明末雍正間先博士繫園公始克復之衍聖公孔傳鐸邑人陳祖范並有記歷年旣遠棟宇撓折如泗鳩工葺治與兄如洙相度經營易朽以新補其缺略廓大門建儀

門三楹復於廟之樓前恭立

今上皇帝御書扁額與廟中舊奉

聖祖仁皇帝賜額先後輝映

天章雲漢照耀海隅廟故有樓三楹增飾戶牖以寶藏

欽賜墨蹟並歷蒙

欽賜博士書籍敬謹什襲名曰寶翰樓廟之東有屋四重每重皆三楹前重爲祠旁出入便門次重則舊所名鴛鴦廳者專奉先博士繫罔公神主以先封君馭平府君爲配享皆有功祖業者也又次重爲樓奉歷世大宗神主及子孫之膺封贈有職者他不得濫列焉鴛鴦廳之後卽舊井浚之甃磚疊石並構亭於井南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六

爲瞻謁者憇止之地樓之後重爲故宅後門廟之西亦有屋二重每重亦皆三楹爲祭祀時齋宿更衣之所其四北南至本巷大街北至浜巷東至張屋西至如泗之私居閱四月而工竣如泗共費錢七百四十緡有奇工竣之日聞於邑之士大夫與於斯文者皆來會與博士躬率族姓共相瞻拜以妥我祖之靈如泗竊有感焉以我祖文學得聖人之一體自足不朽於千古於此數椽之舍其有無隆替誠不足爲重輕而在于子孫食舊德而誦先芬見斯宅之日卽于傾不覺怒焉而難安及葺治粗完差堪少慰豈非一本之動于天良有莫能自解者耶後之人思二千餘年之業猶得保守之或且慶幸世澤之綿延然歷觀興替

之由前人修復之不易以自昔王侯將相至於庶人之家所不可多得而儒素之門幸得而有之當何如勉自立身以克紹其先業者則有覩斯宅而興其嚮往之心矣如泗與兄如洙皆已年垂六十德薄能鮮所不敢必於後人尤不能不深望於後人耳宅本隸常熟雍正間析縣爲昭文業故無糧云乾隆三十九年五月朔日

賢齋重修先賢言子專祠記

先賢言子誕生常熟墓在虞邑城內虞山北麓故宅在縣治北之子游東巷家廟在縣治東街書院有二文學書院在道署東書院衙街以書院得名也西城書院在西門內大街獄廟東蘇常昭合志

州府城之廟舊名學道書院者則在干將坊巷而廟之最古者莫如常熟

卷之十二

集文

七

文廟之東曰專祠亦稱小學吾鄉俗稱 文廟曰大學此稱小學

以別之趙宋慶元三年縣令孫公應時初建於明倫堂東新安朱子有記記重勒於元再勒於明碑在祠之體聖門西開禧三年縣令葉公凱修寶慶間移祠於 文廟東端平二年縣令王公燠移建 文廟後助祠田四百畝有奇並建象賢齋於新學西置田五百二十畝別設訓導一員教育言氏諸孫中書舍人袁甫有碑記六十一世孫言福孫元至正二十四年在常熟州學象賢齋訓導現載天台陳基撰修學碑記福孫次子前明

事中言信卽由象賢齋弟子員所升擢明初直諫得罪忠鯁著聞載在志乘列祀忠義祠袁舍人教育碑本在祠後移立文廟大成門西其田則廢不可考矣明成化間巡按御史胡公以祠隘命蘇州府同知毛公瑄知縣祝公獻等復移文廟東別啓祠門面河臨街大學士楊公一清有碑記碑在體聖門東國朝康熙年間縣令趙公濬重修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七十三世裔孫廩生言德恭迎

鑿輅賜文開吳會額懸祠尋予博士世職乾隆三年

今皇帝臨雍賜裔孫生員言鏗言如泗二人貢太學十三年

幸魯賜裔孫生員言春榮貢太學十六年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六

翠華南幸賜道啓東南額

御製祭文遣大臣致祭自是著爲常典而祠宇則後裔歲加修焉乾隆二十八年裔孫言如洙督修二十七年如洙同如泗重建祠前坊表四十二年前後大加修葺顏廟曰勅建先賢廟顏儀門曰體聖門甃庭植樹廟貌加肅先是七十四世裔孫封知州言鈞志在鼎新至是乃成而外此祠墓均亦漸次完整譜牒祭器典制畧備祭祀儀注釐定於康熙四十八年布政使宜公檄飭春秋丁祭印官親詣不得委佐貳官代碑在廟中西隅乾隆二十四年學使李公因培咨查山左定行三跪六叩首禮祀典日隆而族姓中列弟子員者歲有登進執事益恪云祠中計正廟二

楹東西廡屋各三間從祀范公仲淹周公木體聖門三楹廟前石坊一座臨河水次均爲廟址備書之以示有考乾隆四十四年仲夏月日

昭文邑令康基田重修武廟記

雍正元年勅天下郡國州縣各立武廟春秋以太牢致享月吉有司虔謁於廟乃聽事尊禮如 文廟昭文初置縣立廟于城東方塔寺乾隆二年叅議桐城姚公諱孔鈞縣令天中韓公諱桐改建新廟於寺之西南廟號曰帝承舊制也聖與人之在天地以扶持人道爲功以功之所及遠近微顯遲速爲報

帝之純心浩氣綱紀人倫當時史臣已不及知而神明幽贊合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九

并元化敷佑下民民莫能名千五百年而祠廟遍於天下非至德神感何以與此二十有四年基田始爲茲邑宰越三年因邑人請新故廟門殿廊廡及更衣省牲之所皆葺之更廣其制立寢殿三楹祀成忠公以上三世神主殿北樓五楹東爲隙地舊有池池北有軒南有亭亭之左有小軒因曲而疏之臨池架水閣立舫齋迴廊曲檻蔭以嘉木園寢修焉邑之人士奔走赴功庀徒飭材不肅而治經始於乾隆二十有七年五月逾年新工告成乃書以勒之石及與有事於廟者乾隆三十一年歲次丙戌六月

邑令張嘉論常昭節孝總祠記

國家旌揚之典倣於書所稱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者三代以來未之或廢然往往視爲具文有司奉行故事而已

聖皇御宇特重是典

詔天下督撫學臣加意搜訪窮簷苦節悉以其名聞朝上而夕報可

又

命府州縣建總祠以祀之標氏名於坊以顯之盛矣哉古未有也邑治西南里許有所謂女天主堂者舊係西洋人演教之所

皇上崇正闢邪驅其人而以其屋充公用嘉論下車之始度地建祠莫斯堂爲宜先是節齋王元勳等固已呈請所司而未舉行至是始擇日鳩工一不假手胥吏而專委之節齋諸生於是諸生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三

殷星景行王元勳馬逸羣宗福謙等皆踴躍以從或分任其責或總司其事始自辛亥之春及秋訖工蓋準令式而加崇麗焉四方來觀者覩其規制之閎與輪之美咸嘖嘖稱歎以爲隣壚縣所未逮也迺選良日奉主入祠而凡籩豆之數簠簋之器薦饗之物稽諸典禮咸備且精每至春秋祭日諸生率其子弟齋宿於廟若主陳設若司奠祝莫不整肅恪恭秩秩濟濟卒事不懈亦庶乎有以欽承

帝命對越幽明也矣嘉論顧瞻咨嗟乃作而言曰嗚呼天地有正氣烈丈夫得之以蹈義求仁其事顯而易知閭閻匹婦未必嫻詩禮之訓而能孤行一意之死靡忒皎然與日月爭光斯尤難耳

而自昔以旌典爲難得或有勢力者得之而啼號於窮巷之中
沒世而名不稱者比比也一旦獲逢 盛典搜採無遺乃至昭
代遺芳沉埋一二百年之久而亦得膺

恩命千秋完人合享一室然後潛德之幽光始著而天地之正氣以
伸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道貞而葵
倫叙則天下從風而就理

聖皇所以握化權而新民行者固在於是而豈細故哉今茲仲夏予
奉調將去生等乃列創建始末及祀典之詳彙爲一冊欲付諸
梓以垂永久而屬余序其首簡爲書興感之語如此抑余于此
猶有不能舍然者夫事成必有毀而斯祠不可以或替也不冀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三

則壤何以及遠生等欲置義田貯供賦之贏以時修葺則可以
百世無敝計莫善於此歲比不登力未能集余之行迫亦不及
待也耿耿於懷若有所負書以告來者是賢有司之事而諸君
子之責也

邑令李惟一重建城隍廟記

凡天下稱邑皆有城隍之神循名攷義殆地祇之屬地之五行
所以生殖者也顧禮經所無莫詳自始禮祀天地神祇皆不屋
而壇人鬼則以廟享城隍之廟享或亦禮之未失歟何孟春餘
冬序錄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蕪湖之神皆以爲紀信隆
興賴表江吉爲灌嬰則因以人鬼事之矣前明之初蓋

祀典正其名號而今祝史之詞率仍舊封在成化中前令郭君
嘗遵制屏土偶用木主而今仍用像設豈以是爲致崇之意哉
稽諸國故守土之吏始至必齋宿廟下朔望輒炳蕭致敬水旱
癘疫之作禱於廟如走羣望焉不啻受命帝廷與有司共治其
封內陰陽表裏用敷錫下民于是乎廟而祀之崇構而增飾之
以示威神而答靈貺良不爲過常熟縣城隍廟在城之兌隅雍
正戊申予始蒞茲邑則肅拜廟庭覩其棟宇將就毀頽岌岌乎
壓覆是懼顧念民力之絀未敢謀更新也居二年歲比有秋畏
壘之民大穰潁川之秀兩岐斯豈庸薄所能致蓋國家懷柔之
德而神之賜也由是士庶叶謀甃磚楹楠輦致相屬百工藝事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三

各呈其長自堂宇達于門胥撤而新之經始己酉之夏越月告
成易稱聖人以神道設教雖指卜筮言而鬼神之德昭明於上
若實驚焉恐福禍之者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蓋民氣
和樂斯馨香昭格勝饗庇貺此邑人所以樂事勸功不能自己
也

皇帝欽若穹昊於天人應感之理反覆闡繹具訓於有位施及氓庶
既暨其實復修其文農師之廟建於都會先農之壇達于下邑
民和年豐神降嘉祉而常熟聿新斯廟適際其時幽顯交孚上
下同德由此講求軌物返諸素樸以仰副寅清秩叙絕地天通
之盛固於是乎在予所以樂觀厥成不能已於言者也若其給

神役輸私錢者之氏名具在碑陰

邑人陶正靖常熟縣新修社稷城隍廟記

翼京門外有社稷壇其東北十數步有廟里人謂之社稷城隍廟明令楊公子器嘗爲之記所謂峻宇巍峩飛甍畫棟者今不可得見深廣僅一室門廡之制不備里之人荷神而病其卑隘也相與謀擴之購前後之民居而孝廉謝君晉復捨其宅旁地遂撤而新焉最後爲廟前爲重門臨衢其南爲臺臺之南爲大門廟於是翼翼然改觀庶幾稱楊公之初矣旣成而屬予記詢作廟之始則以楊侯爲徵及求楊公文讀之則徵諸父老曰神之廟於此也久前代廟壇並建享神於壇藏主于廟其後以不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三

便祇謁乃立廟于縣治之西云按舊志壇本在城內洪武初始移於南郊神樹三楹不患藏主無所而廟之在城內者並時營建父老之辭殆未足據也惟是壇壝之制久廢四出之陞省牲視滌之所至明萬歷中固已毀隳耿侯嘗繚以周垣今亦泯然爲羣兒嬉戲縱牧之場神之不寧弗顧享也托之於廟以城隍爲之主或亦亡于禮者之禮乎禮諸侯祭社稷詩曰以社以方傳曰社后土也朱子謂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祭祀公卿有田祿者固視諸侯韓子稱通天下得祀蓋亦以郡國之吏非庶人所得尸也雖然一日之蜡百日之澤至於舉國奔走而夫子不以爲過蓋報本反始張弛之義寓焉記曰惟爲社事等

出里惟爲社田國人畢作惟社邱乘供粢盛取財於地教民羨報於是乎在古制旣湮所爲畢作與供粢盛者莫或率之亦靡所向惟是廟貌之無廢益虔固民情所不容已者城隍之祀載在令甲長吏始至必誓之於神惟邑之社稷吏職其明神贊其幽民無敢慢吏矧敢慢神廟之作也兼是二義不於內於外邇社稷而從之也舍壇而廟從其配食且與宜之之義也廟制於舊爲崇然未嘗過侈其與夫丹楹刻桷爲無益之觀羨者異矧有楊公之文在耶公治行爲數百年冠稱公在事疾病者不禱于神其能以禮道率民可知其辭雖未及深考亦所謂有其舉之者矣是予所樂次其後者也雍正七年長至後五日記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西

邑人顧鎮重修興福寺記

破山興福寺肇自南齊歷千有餘禩廢興者屢舊志弗詳其近而所稽者明嘉靖中以倭難廢至神宗時天池僧明昱矢願重修海蓮契德繼之以次興復其得潰于成則錢憲副時俊力也本朝七八十年間王僧弗克負荷墮其前修邑紳士公請南山宗通理主席通理披荆斬棘誓振宗風乃積二十餘年精心果力還整舊觀田之廢去者收復過半佛日申興斯爲美矣宗安嗣席彌復恢廣遂有寺田四百餘畝今之希古亢宗增光白業者通理大弟子宗聖於宗安爲雁行也初宗安時大殿不支錢封翁飛鵬佈五百金葺治之經理弗善復爲風雨所損宗聖懲於

前事議撤材而新之諸殿之就圯者東西寮之破敗者曲廊邃
閣之殘廢者營度料計爲費不資于時景州牧屈公成霖封中
憲蕭公翔共集千金首先倡導諸善信應如枹鼓沙聚雲委遂
鳩工庀材經始于乾隆癸未仲春之吉八閱月而藏事又以常
少府所稱潭影空人心者其蹟久湮因卽寺中小池甃石以誌
而構亭于池之北巖修篁掩映翠竹染人可登眺延爽焉寺之
規制於是大修凡用工匠若干木石若干塼埴若干錢糧若干
其規畫制度董治匠役則屈孝廉曾發齋宿山中以主其事故
事就理而役不煩也孝廉卽景州公長君與余爲同年世講故
宗聖介以請記余適有西江之役未暇以爲旣逾年乃紀其年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三

月歸之俾勒諸石

邑人王峻重建崇教興福寺塔碑記

崇教興福寺有浮圖俗曰方塔者在常熟縣治東今隸新分之
昭文縣其制四方而九成剏自宋建炎間成於咸淳中其建造
之由謂縣依山爲治右高而左下客主之勢不敵因於蒼龍左
角作浮圖以勝之事詳元盧知州鎮琴川誌及明釋妙聲記自
建塔之後縣中風氣益完人才蔚興民物富庶咸謂塔之陰相
使然故有明以來凡有圯壞輒爲修葺乃乾隆十一年九月丁
巳夜不戒於火全塔燼焉僦篋僅存勢將傾墜居人惴懼維時
督糧使者孝感程公見之歎曰茲塔不復兩邑其衰矣首捐俸

信率於是邑中士大夫共請三峯貫一禪師董其事財施漸集厥工乃興經始于十二年五月木架甫就又壞於颶風季秋復擗至十三年九月中告成相輪金剎加高於昔層欄重設欄楯周施金碧丹雘煥然天半遠近來觀罔不嘉歎凡糜白金六千餘兩客戶王克明獨出三千六百餘衆施住持受菴禪師請書其事以垂永久余觀自宋以來汴京臨安之宮觀王侯將相之第宅皆已毀廢無餘而下邑浮圖乃能久存而不替非惟地運實賴人力焉舊誌謂茲塔之興由釋文用與縣令李闔之厥後僧淵再建相傳卽用師之後身今貫師之力肩其任備嘗勞勩固與用淵兩師輝暎後先而程公之諄切勸導其功不較之李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美

令爲更大乎余家近塔幸其暫燬而卽復也遂不辭而爲之記邑人趙永孝新建三峯正殿碑記

三峯禪寺自先文毅公闢界培基先叙州公延請漢月大師卓錫開山規模始創一時龍象踵興宗支蕃衍甲於大江南北再傳而碩揆大師具正法眼藏十方敬禮梵宇鼎新聲聞

聖祖追謚淨慧兼錫清涼禪寺扁額顧二百年來寺中尚無正殿繼以

川回長老頻年修造幾遍中外惟正殿以費鉅弗遑故辭世偈云只有大雄功未舉再來拌却十三年法嗣貫一公誓心繼志虔募焚修百度旣整正殿乃興經始於雍正辛亥春季落成於乾隆癸亥九秋費滿三千功逾二萬屈指大雄克舉

三季蓋證人天善果總屬前因寒家忝爲山主愧乏贊襄茲以
訖功來告咸仰貫公之苦行肩擔有志竟成尤望宗門後起各
殫婆心同光祖業庶佛蔭慈雲永與名山不朽

邑人蔣賜榮三峰清涼寺供奉藏經記

吾邑虞山秀甲吳下古刹林立清涼禪寺居山之北正直如閤
演之場大海當前萬松圍繞據一邑之勝尤爲諸寺之冠予家
世代受

國厚恩先祖父黼黻

皇猷綸扉登贊公餘之暇輒留心內典謂是輔翼

聖治之慈航與儒理實相表裏爰維釋教自西漢時始來傳震旦唐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三

元奘法師周流三竺廣求異本定爲經律論三藏明永樂間刊
板京師迨我

本朝大加釐正校刻精嚴梵林之奧旨微言無不燦然具備今
武英殿存貯之

太清三藏聖教是也嘗念先文恪公曾因三玉院蓮溪之請願致
龍藏全部莊嚴茲寺惜有志未竟蓮溪旋亦示寂閱今垂三十年
未得圓成勝果予蒙

聖恩備佐司農渥邀

殊尊道寺之住持妙言復以乞領全藏經文供奉爲請予嘉妙言之
克振宗風且幸先志之得遂也因請於

朝謹捐貲繳納工價仰荷

頒發全經并續入四體大藏全咒一分卽就

內殿裝成卷册統計七千二百六十八卷分貯七百二十九函復爲之遣護歸山安設供奉庶幾永植勝緣聊酬善願不特爲山靈增色行見慈雲徧覆甘露常垂邑之人士胥將迓吉祥而滋景福豈僅予之私相慶幸已哉是爲記時乾隆五十四年歲次乙酉孟夏之吉

顧鎮重建維摩寺碑記

維摩寺踞虞山北嶺志稱宋隆興初僧法運創建淳熙中賜額資福明僧壽松曇敷相繼有作漸成大觀改今名也神宗時有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三

費隱者浮杯至山大啓法幢徒侶雲集與清涼破山相埒矣歲久法替寺亦破壞薨毀級夷縑流散去一二存者僅數椽蔽風雨晨夕不能具饘粥費公四世法嗣雨田念祖庭頽廢鴻法將湮乃發大誓願奮空拳而欲張之僧俗挪揄謂是銜石填海之智迄用無成耳會邑紳傅野屈公至其地毅然以復古爲已任遂買良材糾匠氏揆日測景諏吉從事撤其舊而加廓焉凡爲殿爲堂爲軒爲樓爲閣爲室爲寮爲廊爲山門爲倉庫庖福罔弗堅緻又於寺後闢地爲園以供遊憩凡爲池爲亭爲臺爲榭爲逕爲石爲樹爲百卉罔弗飾治繚垣幾百幾十尋甃石道幾百幾十丈設鉢田幾百幾十畝象設莊嚴鐘鼓鏜鏘南望則尚

湖如沼北望則大海無垠煙雲變滅氣象萬千佛日中興因緣宿締非直爲費公嗣法幢也天下事惟強毅者任之子周子謂果而確則無難士夫任重道遠能盡如公之所爲豈復有媮懦憚事如荀卿所譏者公可謂果且確焉已工始於乾隆乙酉之季夏藏成事於丁亥之季秋閱歲三積月二十有八用木植若干甌甕若干灰石若干油漆若干工匠若干皆有會凡用白鏹萬有一千餘兩公獨力成之而披荆剪棘以終始其事雨田力也其信處山椒爲之經理則公子魯傳其從姪尊榮伙之例得備書公諱成霖乾隆丙辰進士直隸景州知州魯傳各曾發乾隆戊午舉人尊榮各辰發國學生雨田各實青常州府金匱縣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五

人今主山席

糧道馬逸姿普仁寺飯僧田碑文記

竺國之書盛稱布施功德以類食報如鑑取形而金剛般若經乃言不住相布施夫布施卽相也云何不住非大易有功而不德老氏爲而不恃之旨乎人間世貨財無盡何者爲吾固有取人間世貨財還以布施人間世第藉吾手一爲授受而吾無與焉斯可謂不住相矣虞山普仁禪院去城北一牛鳴地捨山建梵宇供地藏菩薩傍置義塚者前贈方伯養質陸公也感靈芝之瑞捐金作殿閣三層者贈吏部禹舟陸公也主張營建者斯瑞法禪師也住持修行念佛三昧宏開淨土法門者截流

師也嗣法闡教募鐵二萬觔鑄寫接引如來丈六金身者身葉
萃禪師也萃公移錫金沙繼席者鶴臞立禪師也倡建大殿者
大司寇鐵菴翁公暨別駕忞庵陸公吏部馭青陸公及陸氏諸
羣從也鳩工庀材督率鉏夷斤樞者虞山黃善人鳳書也莊嚴
左右二菩薩金容者新安程善人四其虞山黃善人子昌也遡
經始之日距今垂百年土木丹雘以次修舉蔚成寶坊雖檀信
護持不少而司寇之力爲多未幾而司寇不可復作矣立公道
風廣被學者雲集予公餘過訪見六時唄誦緇流數十百人詢
何以給朝夕師曰近買良田百八十畝徒衆得以無饑予訝其
瓢鉢蕭然安所得金錢爲恒產計師曰野衲豈有點金之術實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三

司寇翁公布施也公念持鉢乞食不可以久捐其膏腴之壤以
膳桑門而不欲居其名且恐山僧不善守也且恐局外或覬覦
也且恐後昆有德色也故爲交易券約嫁其功于諸檀信并誠
山中勿吐其實其用心也苦矣公今往矣吾非敢違其誠抑豈
敢掩其德沒其苦心哉予矍然曰是可謂不住相布施矣東海
西海心同理同誰無樂善之懷使盡人皆以司寇之心爲心則
此田永爲普仁常住飯僧田矣予作吏茲土駐節虞邑目擊勝
事謹爲文刻石以告後人并列券約原文于左其外捨田善信
亦附見焉康熙四十二年六月

陶正靖致和觀修建記

致和初在縣治西初爲院後爲觀其後別爲中觀自明初提點
法師張氏始於今三四百年有棟撓屋壞之憂焉嗣法者吳氏
懼無以妥神祇而承先烈也蚤夜惕若諏於介衆鳩工庀材修
復三官殿以雍正七年落成吳氏曰未也維斗姥爲吾法宗主
其像未獲安處非致崇極之意殿之後幸餘隙地爰建樓以禮
像設示威神且爲鍊性棲幽之所蓋經始乾隆四年力絀緣艱
越二年乃克竣事使其徒顧氏克泉來言始末克泉予故人子
也予惟士託跡方外捨離塵俗然而世及爲禮堂構爲重未嘗
不與俗同若其廢興隆替之跡則繫乎人與其時邑有前明中
士大夫構園亭第宅連衢竟術相誇勝推及于琳宮梵宇揮斥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三

千萬畧無靳惜迨季年則少變迄於今則愈變其間精心計巧
駘削者不足當前人百一亦僅用自完無以及物而故家世守
鞠爲茂草者多矣况方外之無恒業者乎嗟夫邑之土地猶是
物產猶是其策高足而據要津者較曩時未嘗少變也昔以見
羸雖持廉者亦羸今以見絀雖恣取者亦絀豈有數存乎其間
耶抑其羸也由化之污其絀也乃以彰化之隆耶將蚩蚩者實
繁疵窳媮生雖羸亦易絀耶於斯時也能以絀爲羸無隳前規
而恢廣之君子以爲難求諸方外如吳氏者未易數數然也予
是以幸故人子之得所歸而樂爲之記吳氏者名某其相與僂
力者同學名某其

師陸氏諱某吳氏之辭曰是惟本師遺讓美不居尤可嘉也乾隆癸亥夏五記

邑人言如泗重修東嶽行宮記

東嶽行宮在常熟縣治西一里前臨通衢後負山麓按盧鎮琴川志謂依山高聳規模雄偉歲久摧圯屢經再新剏造之由無碑可查宋淳熙九年重建延祐元年給帖守廟徐亨廟基二十六畝三角有宋魚鱗冊龔桑兩志府志爲據

國朝康熙間建五嶽樓一座乾隆間邑紳錢飛鵬同楊覲光修闕歲旣久日就隕墜飛梁朽危檐壓蘂蔓榛荆寔荒落矣數年以來邑當事與紳耆謀維者再工糜不貲乾隆六十年耆善劉毓俊願以千金首捐起功藉手兩邑紳士倡率爭佈衆施漸集厥工廼興經始於是年三月鳩工摺材諸所部署則有胡曜明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三

等數人工毋惰窳材毋賡敗一載間煥然金碧輝映崖麓西城壯麗頓復舊觀大殿下壘甃天庫一座增建朝房五楹及羽士棲息庖溲之所二門以外嚮者居民雜處基址湫隘今則廓其有容石梁跨沼喬木覆墀與夫三門之崇煥無不合形輔勢規模宏敞一時游觀者罔不欽仰偉哉正不徒存勝蹟侈鉅觀已也精英呵護禋祀靈長雄峙山之南麓形勢關乎兩邑惟嶽降神岱宗主生人壽數矧虞山鍾靈萃秀有以蔚育人材安阜民物膺景福荷神庥正未有艾工竣予年近九旬命子朝楫領捐樂翰謹書聯額手植神柏謬推爲記因叙顛末勒諸貞珉庶幾廟貌崇隆百神朝集合邑官紳士庶昭事億萬斯年

嘉慶二年正月 日

里人王應奎重修東岳行宮記

虞山蓋有十景焉而西城樓閣實居其一梵宇琳宮參差上下紅墻碧瓦隱見蔽虧自城外仰視如雲抱花捧觸目璀璨而其間神祠之最鉅者蓋莫如東岳行宮云考舊碑知爲宋淳熙九年建明萬歷間邑人錢副使仍峰重修距今又閱二百年矣日月寢馳風雨凌淬垣頽棟壞幾不可支過其下者疑將壓焉會副使之族錢翁飛鵬顧瞻興嘆以爲及是不修其後將不可爲且念副使曾有事焉而爲其族人者苟不引爲已任非所以濟厥羨也於是與同志楊君覲光矢心協力剋日從事庀材鳩役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三

大治土本扶其傾圯易其朽腐鮮其黥黥以剗以除迺墜迺塗作貌顯嚴粲然而威儼如帝室皇居矣是役也經始於乾隆某年越明年而訖工落成之日翁乃不鄙謂予俾以一言記之願予切有疑于此按泰山爲五岳之宗而山巔廟祀專奉碧霞元君無過而問天齊仁聖帝者而聖帝香火反在下邑此可疑者一泰山在魯境內按禮惟諸侯得祭其境內山川今岳廟所在多有而祭祀轉屬編戶此可疑者二又五岳皆有神而民間獨祭泰山與五方皆有神而民間獨奉元武者正同此可疑者三也然而人之所信則其神必靈往往禴禘禘祈咸若有荅焉者雖聖人建天地山川之祀皆興于人意不過如此况古者疾病

不愈則謁太山而請命焉自東漢已然若是乎人之生死禍福神固有得而主之者夫以生死禍福之說鼓曠震聳俾生其懼思而知爲善去惡此卽古人神道設教之意也錢翁此舉倘亦有此意乎如以其兢兢盡飾沉沉生白西城勝概返厥舊觀而遂以此歸美于翁也無乃非錢翁所以重修之意歟

邑令勞必達新建昭文縣署記

洪惟我

皇上董正治官允釐庶績裁并府僚添置縣令新邑鼎建

必達以不

才特被簡命來知昭文昭文由常熟而析呂望之所遊子游之所產實爲聲明文物之區江海咽喉之地始制府查公之建議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三

也欲就福山城爲治所部議以爲分汛地隘難作大邑僻居海

墻庫獄單外又兵民雜居動多牽制不若同城分治之爲便時

值海防同知奉裁乃卽其廢署而經理焉夫以署爲署宜若財

力俱省然而海防之司空閒無事無庫藏無囿圍無賓館無吏

舍無幕寮不過大門儀門外堂中堂寢室東一亭西一樓而已

又皆傾欹破壞是以名爲仍舊而勞費與特創等

必達

始至舊

令卽委白料理公私掃地赤立謀於介衆孰啓孰闕僉曰西逼

通衢無可廓也東爲民居買之其可乃召立券契而予之值有

贏勿虧棄產者無怨咨焉然後度材庀工諏日者事登登馮馮

役以馨鼓行無執朴經始於三年十二月落成於四年十一月

凡新造者若干葺舊者若干而堂室門廡齋厨以及庫獄吏舍
賓館神祠暨典史之署皆備前後請頒帑銀二千七百兩不足
復捐添一百餘兩而後集事夫戴星出入稅桑田而憇棠下是
長民者之爲也雖鶉居鷃食心亦甘之然而有閤其門有潭其
府豈以爲榮觀燕處哉所以作民矜式也湫隘卑陋則體統不
稱又况於獄訟之所寄府藏之所守者乎 必達不敢曰克開厥
先惟謹司其工用之出內無冒濫無乾沒一瓦一木具有成規
寸地尺土無或丐奪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籍而記之俾後來
者有考焉

糧道劉鼎重修辛峰亭記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三

虞山乾元宮之陽崇垤隆起高幾數丈廣倍之土人曰此卽古
之齊女墓也其巔有亭名辛峰從向也旁舊有穴大不踰咫時
蒸熱霧游者以手探之烟蒙蒙然從內出若有物藏焉夏潦秋
漲往往夜作聲相傳有神蛟螫于此亭之上耑祀都仙太史靖
明許真君夫虞固澤國也沮洳百里湖流海汐十年九浸傳云
名山大澤是生龍蛇殆有然歟亭屹立山頂聞諸故老當其全
盛時金輪炫日光照雲表寶鈴鳴風響落天外雕闌花錯畫棟
翬飛四垣合圍則秀草綿覆八窻洞啓則清籟虛徐寔爲棲真
之福地攬勝之神臯也乃百年以來物換星移繡柱欹斜
中斷游人撫碑而歎息牧馬踐石以悲鳴遂使荆棘叢生

廢絕卒無有能修舉之者良可歎也予駐節是邦間以公事閱
雉堞登龍岡以爲此地寔一邑之勝于是攀丹丘之仙草汲雪
井之靈泉雙塔似表兩湖如鏡蓋景物盡在目中矣然不徒爲
登覽之樂而已也思所以講求水利鎮壓蛟害者則亭可不修
歟乃以康熙某年月日捐俸鳩工勉力而新之用錢若干緡落
成之日雕題碧檻頓還舊觀靈帷法筵不敗故物專命有司禁
樵牧并委羽人掌啓閉庶幾香火重新災氛永息以與吾民承
鍤柱之餘烈奉玉隆之下宮其爲利益豈淺鮮哉夫禦災捍患
祀典之所有事也修廢舉墜守土者有攸責也則此亭也其與
賢士大夫樂觀厥成乎遂爲之記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三

邑人言如泗公建辛峰亭記

辛峰亭者前明萬歷間邑人蕭應宮所更名也亭初名望湖更
曰極目復改曰達觀在虞山乾元宮之陽志稱下有潛蛟因奉
許旌陽像以鎮之考其創始之年則自宋代邑令何公克也自
是興替不一迨康熙間糧道三韓劉公捐俸新之雍正間廟巷
蔣氏獨力修之乾隆間封翁張仁美蕭翔原任葭州孫嗣孝雖
以時補苴而數十年來剝於風雨傾圯日甚乾隆歲在丁酉偕
家孟翰博如洙商同封翁姚大勲吳敬屈曉發王嚴起言諸當
事區處經費剋日修整州佐李君錫瓚名維銓者年八十餘矣
練子工役率同外孫郭氏昆季名鉅名汾暨乾元宮住持羽流

董理重建費省工固經始於丁酉四月越三月工竣計錢二百緡有奇費取于合邑紳士公捐與游文書院同時興工書院另有碑記茲亭關係合邑來脉特爲勒石豎立亭中云

陳祖范重建常熟賢令于公祠記

康熙初載去開國不遠吳中賦役之法尚未精詳而畫於一吏治非弛則猛民以不懷至廣寧于侯少年爲令天賦英奇治從性出民困賦役者始獲蘇醒以故

本朝賢令侯爲稱首留基建祠將垂百年日久祠圯歌棠祀桐之思稍已衰息父老知其事者但熟視嗟咄而已東鄉許君莫維獨不呼將伯身肩興復之役旣成俎豆以落之陳子曰異哉許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美

君之爲是也彼非饒於財而慷慨以市義也館授所入家用裁給顧事此不切之務何哉知其故者曰彼自幼時聞諸乃祖謂吾鄉得以安帖而無叫號隳突之擾者于公惠也又曰吾八口之家不駢死於征徭而苟延性命亦惟公之賜繼聞其父亦云閒隨父過祠下見墻宇頽毀惻愴形顏自恨有心而無力而其子宸襄亦能體厥考志十餘年來父子銖積寸累得二百緡乃今始克爲之予曰如若言是重可異也凡感恩思報必身受者耳許君年五十餘生不逮于公爲令耳目所不際則德怨兩忘乃特以祖若父之緒言遺志而蓄念歷時竟底於成此人情之所難與凡邀名希報及迫於勸募而勉爲義舉者不同也于公

政蹟在志乘不必書祠若出於通邑之公修不足書此則不可
以勿書書之非但羨許君也且以愧勵夫先人有成命不可已
而竟已者祠經始於乾隆甲子四月告成於是歲九月越明年
而奠維始介吾友王子東淑請予爲文以識其歲月余未及爲
而君遽卒爲慙然者久之遂書以授其子俾鑱諸石云許君名
坤奠維其字邑之東周墅人今隸昭文乾隆十一年歲次丙寅
九月朔日建

言如泗公修賢侯于公祠記

郡志載

本朝常熟令入名宦者六人百餘年來尤爲父老感頌不衰者于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三

公諱宗堯陳公諱守釗兩公也兩公城內皆有祠于祠在慧日
寺街西陳祠在西城嶽廟下以兩公較之陳公涖任僅三月于
公年甫十九來作令四年卒官政事大畧載於志乘康熙間諸
生戴兆祚著于公政蹟一冊傳爲實錄其於兌漕一事頓革積
弊利在生民尤當沒世不忘也公卒官時吾虞之人旣留公之
喪葬於虞山西麓復建祠以奉俎豆乾隆十一年吾虞東周市
人許奠維名坤者獨力以新公祠邑人陳祖范記其事於石閱
今又已四十年祠之大門及次層之屋均傾廢料物無存正祠
剝蝕後屋亦就圯行路傷焉士大夫鮮不以爲愧余率兒子朝
緝倡議釀金尚義者由是響應告之邑侯奉天鰲公公剋日詣

祠相度捐清俸以助工役蓋公與于公居相近叙其系爲同族
工竣懸聯於祠設牲醴展拜以妥公之靈余以爲于公以少年
貴公子無聲色狗馬之好而有愛國愛民之心行之以強毅才
足副志澤在于秋闈政蹟所載又能慈祥愷惻周悉靡遺任凋
敝之區置之衽席卒以勞死固有兩漢循吏之所不能爲者廟
食于吾鄉真可不愧祀事屢廢而屢舉公雖不以此爲重輕其
在吾虞之人尚不至致誚於無良者乎是陳公之祠徐可以次
塗墍此則當爲首務之急也祠之餘屋取賃息以爲祠墓歲修
之費並爲公誕日設祭之資所出云捐修者卽記姓名於後乾
隆五十六年二月吉日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三

言朝楫重修前明禦倭殉難邑侯王公墓道碑記

曾鞏謂唐之顏魯公一死不足以觀其大而盛推其力恢唐室
摧忤大奸以爲非篤於道者不能余則謂人臣隕身守土已足
推重千古而有幹濟在當時功業垂奕禩者一旦臨難捐軀較
之事無所濟以一死報國者誠有別矣鞏非謂僅以身死者之
不足重也乃謂其人之有事業而死者爲尤足重也前明嘉靖
中邑侯王公諱鈇號蒼野以浙人著籍北直起家進士來令於
茲適丁倭寇之擾汧海州縣罔不望風而靡侯獨先事籌備繕
建城郭團練鄉勇卒之倭賊敗退人慶更生它日倭擾他所潛
越縣境侯耻爲假途必欲盡殲其黨身先士卒中伏遇難臨死

猶授從者方畧使沉火器毋爲賊資詳載志乘跡其行事豈徒以一死報國者哉蓋當日東南非公力挫賊鋒亦幾殆矣乃侯之子貧不克歸其喪常熟士民留葬於虞山之陽土名曰祖師山脚洞天福地處也墓故久不修榛荆滿目乾隆四十年之冬塚之左跌忽有異姓之墳壓而侵焉余見之大駭曰忠臣一坏之土竟不克保乎告於邑侯蒞堂劉公公義形詞色剋日遂還故址劉侯謂余曰王公墓址雖清而一無表識不慮土人之黠者後無所奪乎余曰微公言亦將請也侯慨捐三十金遂鳩工庀材墓周以石中樹豐碑大書深刻著王公之銜名墓前建四柱石坊自坊而下東鄰於嚴墓之墻甃路由東而西遂達洞天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三

福地之官路路口復建雙柱坊題曰忠臣王公墓道余佐以五十金乾隆四十一年之夏乃竣厥工劉侯親設牲醴以祭且以墓址坊碑丈尺存記檔案於是洞天福地之下始其知有王忠臣之墓矣劉侯詠詩以紀其事會膺荐入都瀕行囑余記始末勒諸碑余諾之閱月猶未屬草而劉侯以疾卒於塗問至余哭之劉侯宰吾虞八年善政在人口能以古良吏爲則倣者非令甲所及徃徃爲其所當爲如忠臣王公之墓旣已經紀之而猶以善後爲慮行事固可類知而顧不永其年善人摧折未始不歎天道之難知余傷當日王公之志節益以悼劉侯才命之不偶也然而自古皆有死或重若泰山輕如鴻毛或有烜赫一時

不待死亡而已屬尸居餘氣此亦如朝菌之榮落不足比於有無之數生而已如死也卽有死而長如生也王公保障虞陽至今雉堞嗟峨仰而望者使人慨想乎明德之遠義烈之如新也然則死何傷焉惟其死而愈足以壯公事業之色是曾鞏謂顏魯公一死不足以觀其大余於王公之死益爲吾邑山川之重也已不然二百年已往之人猶令人拜其墓而愴然以悲肅然起敬哉猶令後之宰斯土者崇其封而禁採樵如恐弗及哉劉侯雖謝世矣令嗣已登賢書其亦然余言于泉下乎乃爲刻其詩而著墓址以完前諾云爾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日立

邑令劉沅蠲賑樂輸記 碑在縣堂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學

朝廷博濟之仁與鄉黨任卹之義固有相濟而行者古人有無相瞻緩急相通救災恤鄰春秋躋之是以原思辭粟孔子詔之以與鄰里鄉黨豈不以維桑與梓動關欣戚初非若秦越肥瘠相視漠然者耶常熟爲三吳望邑前賢遺澤猶有存者抑且沐浴聖化百有餘年故其民皆敦氣節崇禮讓富而好行其德者往往有焉予宰斯土於今七年上賴

天地之和

國家之福雨暘時若未嘗告飢乙未秋雨澤稍稀邑之西北隅地高而燥禾菽頗傷于旱乃亟請於各憲以上

聞照所勘災分緩徵銀米例也於時紳士孫嗣孝等以呈請曰邑

有偏災已邀

聖澤惟今歲十月遇閏冬節較長邑治西北土瘠民貧來歲麥秋爲日尙遠老弱生計維艱某等以里黨之誼願分餘粟以資餽粥情詞切至余曰茲鄉故非大禮例不及賑今諸高義烏可過也遂白于各憲咸報可會昭文紳士不以疆域攸分亦其襄斯舉不旬日間共得錢若干緡計可得米若干石余爲之先籍戶口核其虛實恐煮粥之不便於老弱婦孺也卽以錢給不假手于吏胥擇其鄉之誠謹者俾散給之無侵無遺自冬十二月至次年春二月共三閱月事竣余因慨然歎曰甚哉邑人之好義乃爾也夫立政之體以大德不以小惠而邳隆之世化行俗美上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聖

有
聖天子不惜億萬帑金溥惠災黎下而士大夫民庶亦推解於里黨之間以敦任卹之誼斯真善體

朝廷之意而有司所當亟爲獎勸者矣今此邦之士彊仁慕義施惠柔梓旣蒙各憲分別優獎至於紳士所捐米數備列其名勒石以爲後人勸是則邑令之責也夫其列名之前後以米數不以爵齒義在惠及鄉里云

邑人翁叔元致邑令于公書

台臺躬愷悌之德具英俊之資蔭藉高華風采著見當世所三爲各公偉人而膺

天子簡命蒞不腆敝邑敝邑之民將藉庇於執事出之湯火而納之
衽席此千載一時也私心踴躍欲有所建白引人子事父母之
義以自進於執事之前而又慮執事不察其愚等之蠅營狗苟
搖尾乞憐之人故先自道其所以冀執事一憐察之蓋常熟自
勝國以來凡三變矣當其盛時閭里安居百姓樂業縣官無苛
政急賦胥吏不能爲奸陸有山林之饒澤有陂湖之利田肥美
民殷富故俗好媮靡役財驕溢莫不窮極奢麗競爲游觀虞山
尚湖錦峰吾谷之間蘭橈畫舫笙歌間作園亭臺榭竒花異石
錯雜於其中游人應接不暇四方賓客之至其地者多樂而忘
返然而風俗日益薄民日益貧矣此一變也洎乎鼎革之初兵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望

火洊更流亡甫集時則有虐民大吏舉行拔富之令於是豪猾
大蠹承風以起盤踞于府庭橫暴于鄉里其名曰訪行訪行之
中有長有貳有南北部背公私黨更相鼓煽以羅織平民傾陷
善類必傾其家而後已故常熟之民其家產自白金以上無一
得免者此又一變也歲辛卯直指秦公按吳廉其渠魁得數十
人盡置之法然遺毒餘孽猶有存者於是皆竄身胥吏挾持官
長之喜怒舞文弄法侵公耗私其弊不可勝詰而窮鄉細民困
於徵求疲於徭役駢死於敲朴之間其甚者或自投于環或自
沈于河而賣鬻男女逃竄四方則十室而五今內自八旗外至
直省繩縣所爲臧獲嬖妾倡優下賤者多常熟之人也計嘗

之田其膏腴者收不過畝一石其瘠者三四斗而止耳而不耕
之土無粒勺之入者所在多有頻年以來米石不過三四錢一
歲所輸漕粟條銀及丁徭戶役諸費每畝或去八九斗使常熟
之田盡膏腴猶恐不給况磽瘠多而膏腴少也於是爲糧戶者
必稱貸以益之而稱貸之子母其所費不知凡幾也里胥衙役
借催糧之名橫索鄉里下至雞狗不得存者其所費又不知凡
幾也以有限之資供無窮之費而又迫之以刑威宜其日朘月
削以至於死徙流亡而無告也常熟之變於斯極矣然而天下
財賦半出東南朝廷方以兵餉爲憂官府方以考成爲急又孰
有蒿目時艱繪圖上請如鄭監門其人者故今日之吏治利未

常昭合志

卷之十一 集文

三

可與也去其弊而已賦未可減也去其賦外之征而已勸農桑
興學校未可猝舉也招集流亡而已伏惟執事念常熟之民執
事之民也爲父母者見其子之顛連無告必哀而救之然則執
事將廣如天好生之仁以活此一方民某之戴日月被雨露有
日矣敢不竭其區區爲執事指陳其畧昔管仲因馬得路隰朋
因蟻得水馬蟻之智有限矣而不棄于管仲隰朋彼蓋有取爾
也謹條列如左

邑紳因平減米價公致兩邑書

啓者近因天旱米昂禁止出境勸令平糶誠爲民食起見盛心
然禁止出境不許出常昭縣境並非於常昭境內不許流通也

勸令平糶不過勸富戶量減出糶並非概令凡糶米者均爲減價也常昭去年秋成豐稔米穀充盈在鄉固多積貯在城尤爲不少今卽天時偶旱何至米價日昂推原其故本境非乏米之患有米而不敢出糶之患聞奸民串通鄉地因有示禁勸諭乘機訛詐有米各戶鄉間或載米赴行城中或投牙出糶伊等卽勾黨攔阻動輒以不遵平糶私自出境危言恐嚇借端滋擾米戶畏懼卽藏米不出米牙束手不敢領糶而民間于是大困矣就目前情形河乾水淺處處船隻阻滯米糧無從出境萬一恐有透漏于縣境鄰封交界及出洋海口時爲查察其在本境概許流通無庸過爲遏抑至於勸令富戶平糶往年俱有成規不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文

四

過稍利本局徹貧下戶倘本局並無富戶下戶卽不免向隅于通局食米僅爲小補治現在率先辦理傳勸同里富戶願遵者行推托者難以相強執事更事多而識見廣情形久屬洞悉可否仰祈遍示曉諭嚴查奸民乘機擾害行見米穀處處流通米價自然日漸平減古人救荒或高價以致商販雲集米價自平以古証今人情則一紳士在籍從不敢以私事干竇又何忍以公事避嫌謹就輿論備述芻言伏候鴻裁謹啓

集詩

邑志例集詩蓋古者陳詩之義比興道微而風雲月露不容濫采於是咏古蹟則存之紀燬行則存之或以詩存人而詞實鄙或方外苦空之作闌入語錄畧爲澄汰撰如千篇

晉

支遁利城山居

五嶽盤神基四瀆湧蕩津動求自方智默守標靜仁苟不宴出處託好有常因尋元存終古洞往想逸民玉潔箕巖下金聲瀨沂濱捲華藏紛霧振褐拂埃塵跡從尺蠖屈道與騰龍伸峻無單豹伐分非首陽真長嘯歸林嶺瀟灑任陶鈞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詩

罌

唐

常建破山寺

清晨入古寺初日明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

僧常達破山山居八詠

身閑依祖寺志僻性多慵少室遺真旨層樓起暮鐘啜茶思好水對月數諸峰有問山中趣庭前是古松
晚望立虛庭心心見祖情煙開分岳色雨霽減泉聲遠樹猿長嘯層巖日乍明更堪論的旨林下笋初生

一室塵埃外，翛然祇麼常。睡來開寢帳，鐘動下禪床。溪浸山光冷，秋彫木葉黃。時題諸祖意，欵石看斜陽。

西來真祖意，祇在見聞中。寒雁一聲過，踈枝幾葉空。心閑憐水石，身老怯霜風。爲報叅元者，山山月色同。

真性寂無機，塵塵佛祖師。日明庭砌暖，霜苦藥苗衰。汲水和烟酌，栽松帶雪移。好聽元旨處，猿嘯嶺南枝。

古寺凭闌危，時聞舉妙機。庭空月色淨，夜迥磬聲移。漏轉寒更急，燈殘冷焰微。太虛同萬象，相會話元徽。

胡僧論的旨，物物唱圓成。踈柳春來翠，幽窗日漸明。禪心親石室，蝶翅覆花英。好聽談元處，喬松鶴數聲。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詩

巽

祖祖唯心旨，春融日漸長。霜輕莎草綠，風細藥苗香。月滿真如淨，花開覺樹芳。谷前鶯轉處，時聽話圓常。

常建三峰

西山第三頂，茅宇依雙松。杳杳欲至天，雲梯昇幾重。瑩魄微玉虛，以求鸞鶴踪。逶迤飛天人，執節乘赤龍。旁映白日光，縹緲輕霞容。孤輝上烟霧，餘影明心胸。願與黃麒麟，欲飛而莫從。因寂清萬象，輕雲自中峰。山暝學棲鳥，月來隨暗虫。尋空靜餘響，嫋嫋

嫋雲谿鐘

僧皎然破山二首

雙峰百戰後，真界滿塵埃。蔓草緣空壁，悲風起古臺。野花寒更

發山月暝還來何事池中水東流獨不回

秋風落葉滿空山古殿殘燈石壁間昔日經行人去盡寒雲夜
夜自飛還

元稹虞山秋夜

迢迢秋夜長青燈半明滅棲鵲遶疎枝濕螢依腐葉谷虛振幽
響室靜生虛白誰有笛數聲吹墮西窻月

宋

劉拯破山八景

救虎閣

三昧遊深恩結宇依蒼崖猛虎伏危閣拔箭非忘骸窮獸雖覆
車危雀猶投懷况我見已忘而彼猶其儕

興福寺

峩峩烏目山曾臨貴侯宅重房昔珠翠峻宇換金碧泉激晨霞
明松遙暮雲白宜爾山中人口輪自朝夕

宗教院

妙義傳天台迷雲淨如掃初終雖五時修短自三草結隱非此
峰獲藏亦真寶秋來月正圓獨照僧已老

龍鬪澗

白龍鬪危峰長澗落千尺靈泉應奇縱高連暮雲碧寒影凌蒼
崖清流動危石八月苗正枯猶能變甘澤

常達塔

圓昔探雙林危言發南華萬里歸一空誰云正非邪門影搖青
松曾廻貴侯車猶遺數層塔岌岌凌飛霞

懷述塔

妙理悟三伊巍巍抗奇節千尺巖下松蕭然獨凌雪珠影雖青
黃月輪豈圓缺危石揚寒泉至今伴清絕

空心潭

碧潭發幽石瀟灑無纖塵寒光湛秋月有物難比倫離鈎况無
魚千尺徒垂綸到此心已空何用濯吾纓

御賜鐘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詩

吳

大聲叩洪鐘萬里來彤庭鳥閒棲影重星淡雲氣清餘響繞巖
壑林葉如廻驚有客發深省塵耳非謾傾

王伯廣中峰

躡徑登高亭天遠不敢局踈簾捲簷花百里在舉目江橫縞帶
明山隱螺髻綠啼鳥破長烟飛泉漱寒玉雲廻猛虎嘯清風繞
巖谷颼颼入青松古淡琴一曲倚闌更凝望斜陽上修竹欲去
還遲遲勝概那可足

李光破山

招提清絕冠諸方溪繞山圍勝氣藏好在池塘存舊址依然花
木隱禪房風生殿閣原無暑雨後松篁自有香日暮不教清興

盡更登絕頂瞰微茫

勝法寺

舍南舍北竹千竿鏡淨無塵碧玉寒中有老人清似水晚來相對倚欄杆

智林寺

扁舟來訪小叢林花木通幽院落深旋拂胡床成午夢閒持貝葉動秋吟竹聲瑟瑟生虛籟山意峩峩入素琴更喜老年能會事手攜爐鉞自相尋

梅詢頂山寺

千株碧樹插雲立一綫紅泉繞石飛童子怕寒爭閉戶夜深風雨有龍歸

王伯廣寶巖寺

平湖鏡淨中背貼青峰巒去郭二十里金碧輝波瀾是日寶華鏡萬象鬱以盤壯哉宰堵坡一瞰天地寬誰懷墮塵鞍幾欲招飛鸞我生眇何能山水情所安扁舟幾來斯不爲開愁端意到自行樂樽酒那追歡何如結青蓮以適心外觀塵迹身兩忘浩然天地間

孫應時宿山禱晴

鵲爲晚晴喜山如秋夜涼蟬聲起竽瑟雲影散牛羊神理應難昧民憂敢自康平生靜中趣未厭宿僧房

卷之十二

集詩

三

詰旦喜晴

一壑有幽意三年幾獨來龍鱗松薜荔翠羽石莓苔潤喜朝光
動清知嵐氣開山前迎父老同作笑顏回

蘇舜欽頂破二山詩

北邑有頂山下潛子母虬其子去爲雨以救鄉人憂前肇穹峰
開化出百丈湫後因號破山致祠獻庶羞歲來省其母風雹六
月秋烟雲騰踏去不復經月留邑民賴其靈雖旱歲有收因成
兩佛宇幽邃號勝遊礪泉走鸞車松桂擁石樓夜堂人噤滲陰
壁風颺颺近年返暴雨頗亦傷田疇老農務祈禱梵唄日不休
常爲釋徒利乃作生民讐嗚呼二虬者其說何悠悠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詩

五

范仲淹頂山上方院

平湖數百里隱然一山起中有白龍泉可洗人間耳吾師仁智
心愛茲山水音結茅二十年入道歲月深笑我名未已來問無
爲理却指嶺邊雲斯焉贈君子

楊備常熟

遠逼江垠傍海堦落帆多是往來船縣庭無訟鄉閭富歲歲多
收常熟田

林逋中峰

中峰一徑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全村見秋濤隔嶺聞長松含古
翠衰藥尙微薰自愛蘇門嘯懷賢事不羣

李湛永慶寺

巖扉開早涼谷鳥分遠翔花氣濕幽徑磬聲清上方雲生松澗底花落蘚池旁致有遺榮意移時坐石牀

周仲美同遊維摩寺

西風近重陽青女作奇狀高人事幽討木落秋更望溪山步屈曲策以九節杖林空眼界寬雲深開法藏歡迎雜鐘鼓舞躍駭龍象載酒得良友雲山互尋訪同來八九輩俱能尙踈曠具饌擊紅鮮摘花泛新釀修竹當翠袖泉聲代清唱徘徊欲盡歡更上層巔上

徐次鐸極目亭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詩

三

幾點歸舟破暮烟數行雁字落霞邊世間安得玉摩詰爲寫琴

川作网川

僧仲殊極目亭

凝華浮藻五雲間下壓凌虛萬象閑湖水際天天欲盡落霞照出洞庭山

孫應時乾元宮

塵囂咫尺愧山林勝日追隨得共臨千里江湖堪送目一窻松竹更論心清風政爾生秋意小酌何妨到夕陰歸路踟躕獨惆悵強須倚卷一微吟

元

張宣賦龍母祠送賽景初判官

龍伯之宮東海上更誰祠母向山阿春秋歲歲羞蘋藻雷電時
時繞薜蘿民爲乞靈來薦享我因弔古一經過綠波春水今無
恙送別其如感慨多

王大成致道觀

極目渺無際洞然天宇寬蒼烟浮遠樹流水繞空山夜月涵丹
井晨風拂紫壇山居塵不到心與白雲閑

鄭昇元七星檜

撫琴詠泉石霜鶴酬清音惟有七星檜歲寒同此心

楊維禎遊秀峰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詩

五

河陽山色畫圖開絕壑懸崖亦壯哉華表不聞仙鶴語醴泉曾
引鳳凰來玉魚金盃埋黃土石獸豐碑長綠苔獨有桓桓邛隴
在秀峰相對讀書臺

明

林大同仲雍墓

虞仲古逸民讓國逃荆蠻文身復斷髮終焉葬茲山墓道莽榛
棘春風草斑斑歸來重吊古高風不可攀忠君愛親意願言持

寸丹

吳訥仲雍墓

仲雍隨伯氏讓國來荆蠻放言求自廢民迹終忘還端委治勾

吳子孫列雄藩配食至德廟邱陵寄空山緬懷雍門言臨風爲
長嘆

王賓謁子游墓

有樹枯來不計春却依虞仲冢爲鄰山家相約休樵採十哲人
中第九人

過子游故宅

武城邑裏有弦歌舊宅門前客喜過年代久長惟并在古槐猶
帶夕陽多

周震賓過子游故宅

列國雄吞際人才北學難淒涼吳邑里悵望魯衣冠舊宅歸蓬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詩

三

顥新祠接杏壇一橋通夾巷蔽井樹陰寒

吳訥過子游故宅

勾吳昔要荒俗鄙人不文叔氏豪傑士北學游聖門身通列四
科文學冠同倫井堙宅已荒橋巷名猶存至今里中子千載沾
遺芬

高啟言公墨井

寥寥武城宰遺井虞山陰千載汲未竭九仞功應深藝圃自可
灌道源誰復尋弦歌聽已歇餅餠看還沉無爲滌弗食惻惻起
歎音一瓢樂未改庶幾回也心

張洪齊女墓

南風初勁北風微爭長諸姬復聚齊越境定須千兩送在城應
拭萬行啼望鄉不憚登高遠埋恨惟嫌起冢低蔓草萋萋猶泣
露倩誰滴向故鄉泥

楊一清唐忠臣天恩墓

競嘉韜畧懾羣驍尋以捐生血戰軺三葉總成忠義鬼一門爭
効盛明朝飄零枯骨嗟方返迢遞遊魂愴莫招歸妥虞山程尙
遠前途呵護仗江湖

桑孝先王忠臣鈇墓

眼見橫戈靖海洋倉皇一夕具金湯乘城頓息千家哭追寇寧
辭七尺僵淚墮殘碑同峴首骨留荒塚亦桐鄉忠魂寂寞馮誰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詩

番

弔悽斷悲風撼白楊

姚廣孝重經常熟

鉅邑當湖北官無接送勞水多歸海近城半在山高僧寺餘庭
栢人家盡野蒿重游逢日暮惆悵促回舠

張洪尙湖

嫋嫋秋風起白波維舟無奈客愁何江湖滿地人來少蘆葦連
天雁去多咫尺不遑安信宿百年能得幾經過自憐舊日嬉遊
處都被農家插晚禾

沈似潛過海虞

吳下琴川古有名放舟落日偶經行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

山半入城齊女墓荒秋草色言公家在舊琴聲我來正值中秋
夜一路哦詩看月明

周霞賓頂山

路轉青楓徑泉通古石橋規模靈隱小景象上方遙書壁燕牽
袂尋源草沒腰每懷登覽日東海暮生潮

琴川

琴川吳北境七水似弦開繫纜年年柳移篙岸岸苔魚經春雨
長鷗避晚潮來到此纓堪濯淹留未擬回

慧日寺

盡說梁朝寺誰叅嚮老禪莊嚴存像教汨沒悵塵緣七寶祇園
樹雙金佛地蓮海鄉烟霧裏月落曙鐘傳

沈周拂水巖

只有看山是勝緣青鞋布鞵且輕便天收雨脚餘今日我趁花
時遣老年絕壁雲扶將墮石豁崖風勒下奔泉此來不憤空歸
去旋搆新篇揀竹鐫

拂水庵

我家去烏目北鷺僅一餉嘗遊但東麓拂水渺在望衆口詫奇
勝翹首作西悵茲來不忌雨晴意晚始放力奮興亦超履淖老
追壯一登還一頓往往手却杖轉陟歷亂石嵌突踏雲浪豁崖
中通泉欲墮風倒抗颯颯成萬沫仰噴下而上著面毛骨寒遠

立未敢傍直訝功德水威沸金剛藏老僧瞰泉住相地風水當天設冠茲山邑人不我誑抱衾雖一宿言拙莫能狀乃知南山詩包括自有量重來何歲月此亦還可訪

七星檜

海虞七星檜宜爲羣木冠列坐老子宮與邑作奇玩廣瑋氣蕭森入門凜欲汗久信天地成復知雨露灌傳植從蕭梁其說我恐漫驗斗形詎全七旣斲其半三株實聊存難執歲月算各各具一異形容非詞翰西體裂多槁豁然敞三判東體活亦裂筋骸互續斷北者蜷而禿袖破舞脫腕葉亦不暇葉翰亦不暇榦左文皮索絢孤絕頂留繖槎折象齒蹻瘦決鬼目爛疏越復叢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詩

五

穴皴骭仍軒岸蛟孳及貌跛努力不得竄矛長及劍短接戰驚楚漢如此紛怪駭聃君不能按知遭幾雷厄還屢兵火難生死付冥然造物反被玩君子重貞固頑醜小人譎緣坐高吹簫我欲呼鶴鶴從根覓埋丹澆泉覬紅燦長生就其蔭永作婆婆伴程式致道觀

山下古琳宮神仙有舊蹤井開丹化鶴壇建會成龍月殿紅雲護星垣碧蘚封近聞佺偓輩松下或時逢

桑琳致道觀

洞天福地世應稀樓閣凌空勢欲飛檜遶石壇星布列茶分丹井水甘肥虹光曉護黃金鼎雨氣涼侵白苧衣夜半羽仙秋醮

罷月中吹得玉笙歸

邵圭潔致道觀

花陰寂寞仙人井月色淒涼太子臺遊客還來啼鳥去夕陽多
處重徘徊

倪鉅大石山房

山城新雨霽振策試幽尋精舍臨危石澄湖映碧林淨憐芳樹
色閑適白雲心坐聽漁歌發滄茫烟水深

孫樓桃源澗

何處銀河瀉桃源霽後看無雷自隱隱不雨已漫漫夾澗山如
界尋源谷似盤穿雲芒屨濕飛瀑薜衣寒漱玉鳴清瀨流珠噴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詩

五

急湍會心徧此地斜日獨凭闌

林大同石梅

孤根生石上傲雪得天真不假栽培力心函萬古春

李傑石梅

仙館高寒地孤梅石罅生西湖千萬樹何似此株清

程式東塔寺

軒豁前朝寺凌空塔幾層鳥飛驚夜鐸魚躍見春燈北斗還堪
摘南箕或可凭老來無暇步白髮愧閑情

邱大佑大慈寺

大江南畔梵王宮深在烟霞第幾重綠樹一林新翡翠青山七

朶小芙蓉錫聲曾伴飛空鶴
硯水長沾化雨龍
老我欲投蓮社裏
三生石上話從容

王寵憩白雀寺

香雨灑金沙
輕陰蔽日華
山蒸飛殿靄
海潤簇樓霞
地僻偏喧鳥
林深尙落花
載窺清淨理
願老梵王家

徐恪遊鷺山寺

香刹深藏紫翠坳
巖亭長見薜蘿交
繙經葉上蟲書字
掛衲枝頭鳥寄巢
誰似金山留賜帶
先參玉板向齋庖
日斜茶臼林間響
疑是松門過客敲

楊循吉西園雅集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詩

五

秋日來登雲水堂
使君開宴興何長
虞山勝賞在此處
名教清談有幾場
鼓瑟時時驚鳥下
推扉隱隱見湖光
夜深松竹皆含露
漫舉金盃吸晚涼

桑瑾

十里青山一畝堂
萬松環拱拂雲長
斯文偶作林泉會
勝事今留翰墨場
詩繼蘭亭音韻古
名題石壁艾蒿光
道人入夜還留客
一曲洞簫秋月涼

張著雪井

乾元古仙宮
迥出虞山半
旭日開元門
飛霞集樓觀
中有寒碧甃
尺度深幾萬
上含太古雪
下漫雲根斷
寒泉出太陰
輓轡轉

雲漢時聞百尺聲，徧沃衆真盥。伊昔徐仙翁，始結猿鶴伴。丹光
夜通天，濟火不及澗。卓劍呵六丁，鑿此石崖畔。翁乘白雲去，千
載付清玩。至今滌不食，使我發浩歎。王明可用汲，引綆欲待旦。
乞君馬上瓢，急濟東海旱。

邱大祐丹井

梁代仙人煉歲華，海虞山下鑿烟霞。銀床綠帶梧桐影，藥火紅
開菡萏花。聞說旌陽曾有術，焉知勾漏已無砂。一泓雲液千年
在，留與山厨日煮茶。

林大同白龍池

蔣村浣紗女，得珠溪水中。青年絕人道，吞珠生白龍。靈潭依頂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詩

五

山春澤常溶溶，旱乾與水溢。精禱靡不通，于今際風雲。作霖擬
相從，何當慰蒼生。四海歌年豐。

王禕常熟西郊

稻禾歛嘉實，蘭蕙摧孤芳。華滋日已歇，游子多慨慷。林臯集鳥
雀，畎畝散牛羊。物情各有適，心與歸雲翔。

徐漢稭三元堂

探幽到真境，寥泬聽風泉。踈竹帶春雪，澄潭寒暮烟。一堂雲嶺
合，千樹石門連。恍惚聞鸞吹，遙遙遲羽仙。

徐賁農夫謠送顧明府之常熟

我家茅屋臨官道，前種桑麻後梨棗。年年力作不違時，人有餘

糧牛有草官長下車今五年老身不到州縣前鄉無胥吏門戶
靜家家盡稱官長賢大男入郭買田具始知官長移官去來時
憶向官道迎今日去時須送行攀轅欲留留不住我民愴惶彼
民喜殷勤再拜官道傍願飲三江一杯水

錢騁渡江

蓬底茶香午夢醒大江風急正揚舲浪花作雨汀烟濕沙鳥迎
人水氣腥三國舊愁春草碧六朝遺恨晚山青不知別後東湖
上誰愛菱歌倚櫂聽

吳訥七弦琴水

虞城枕山麓七水流如弦昔人肇嘉名千古稱琴川猗余少年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詩

六

日結廬住川邊每得琴中趣不假絲桐傳此意常自知脉脉無
與言

黃體勤趙段圩歌

堤之未築田混於湖居者以徙賦者以逋堤之既築湖濶於田
徙者以還逋者有年噫嘻長堤屹乎天作伊誰之功臺憲民牧
田稼芃芃湖水溶溶百千年祀澤流無窮

唐順之陳中丞邀遊福山

春早湖山雨半晴有客邀我觀滄瀛澤國溟溟蒸海氣石灘淺
淺鬪江聲日月廻旋一島小金銀色相十洲明微風向夕送清
響應是仙人吹玉笙

久緣迥陜悲時俗海嶠春臨意若何地擁龍蛇
爭起陸天投星斗橫翻波封疆坐覺華夷并
氣候嘗看霧雨多才謝枚生能作賦觀潮恰對曲江阿

季篴桃源澗

臙脂片片汎流泉疑是林中有洞天過客不知空想像雲深何處覓神仙

顧鼎臣觀福山社紀事

遊人如蟻事如麻街巷喧闐好物華本藉神功能捍禦豈緣財力競豪華威容赫奕開生面供奉分明學內家燈火滿城歌吹沸夜深林有未棲鴉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詩

空

周光宙劍門次韻

我與名山夙有緣輕衫短帽信輕便觀風漫逐邦侯駕弔古遙論霸業年劍氣干霄著裂壁巖花和雨入流泉坐看勝絕忘歸去詩寫蒼崖續舊鐫

金定樂影娥池

圓影照琳宮滄池秋滉漾娟娟竊藥人宛在澄波上

國朝

孫永祚普仁寺

北磻有禪宇白雲深復深遠公結蓮社陶陸相招尋謝彼區中累生茲物外心泉聲和佛號鐘磬時同音初日出松戶清風來

竹林願言聞扣擊長托青瑤岑

于宗堯昭明臺

百代鴻章舊網羅連珠編玉沒烟蘿文存選體齊梁少臺牘書
香吳楚多翠挹山屏餘黛色響傳林幄有清歌政閒憑弔千秋
事苔滿蒼碑手自摩

李維麟輓邑侯三韓于公

幾多凋瘵與流亡咸賦飛鴻誦芾棠百里陽春方有脚一輪冬
日已無光峴碑歲歲難收淚蜀魄年年欲斷腸近築高原留骨
墓海虞民庶卽桐鄉

吳偉業三峰秋曉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詩

奎

曉色近諸天霜空萬象懸雞鳴松頂日僧語石房烟清磬秀羣
水幽花香一泉欲參黃蘗義便向此中傳

趙執信吾谷詩

楓林蕭森新得霜虞山佳處雲錦張昨來挈舟隔十里曠色爲
我開繡黃晨朝故人許鄉導舉趾倏欲從風翔臨行胡爲有改
計道旁築舍空迴遑郭門西去不五里詎要卜吉仍春糧勝境
到眼棄不取山靈應笑癡非狂烟溪一棹橫谷口幽徑頓入秋
茫茫萬峰羅列何峯崒亂霞飛墮紛披猶丹砂翠羽不可別交
枝動影爭斜陽何年高人參造化手植巨麗留山岡青女有情
妙點染慘淡耻與春頡頏我曹寄身殊恍惚絳宮碧落仙人鄉

同來少長數得七潦倒誰是籍與康中林壘見邱墓對此安
得辭壺觴昏夜呼火照豪舉燈燭映樹收光芒醉歸揮手興未
盡後期一昔寧荒唐東軒靜卧雨驚夢猶疑落葉投匡床天明
起坐忽自笑始願若失今難償人生快意及旦暮莫令事過徒
感傷諸君畏濕幸不去他時秋雨無相忘

汪應銓登讀書臺

瘦雨洗山秋疎風回海暑宿莽稍薙叢長林亦修豎登高亮自
茲尋古渺何許臺標帝太子繼踵師尙父廢園豈吳王哀壠非
齊女維誦想笙聲吳風如鶴語或飛雲出棟若有人憑礎梯磴
鬱迴阜翼簷上及宇峩石澀繡花奩潭瀉玉乳竽籟俄響寂烟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集詩

三

霞互吐茹層楹賓清都蠹構弁元武湖落渚開翅山迴城抱股
馬角雙頂平琴弦七條古箇字鋪萬瓦棋盤界多稔松擎日車
中野豁坤倪舉隱現峰對影合離指能數蕭條且軒明空濶非
僻鹵濟濟皆吾黨云云信爾汝戲謔追宴娛箴規效禪補問字
緬當時論文忻起予二千年寂寥六十卷塵土解人敢附蘇精
理彌欽杜相輕雖昔然有作誰敢侮汜濫必隄防滅裂求規矩
靜言翰墨場不廢瓊瑤圃棄置勿復陳笑言何自苦幸際太平
時訪景第歡聚

雜記

志有雜記軼事遺聞志之緒餘也府志所載者廣類分爲六邑乘惟錢氏有之餘志未列散見他書說因果譚鬼怪文不雅馴則畧之今擇其資見聞備搜討昭勸懲徵信而言尤雅者彙萃成編庶幾雜而不越焉

淳熙庚子八月十五日平江常熟大火屋居焚蕪大半灼爛死者十餘人先一夕許浦戍卒自府請冬衣還宿郊外戍將夢至一所有冠服坐殿上呼至庭下曰明日常熟有變毋縱部下爲亂且責軍令狀旣寤驚疑及曉止戍卒勿進獨從數卒至城外遲疑未敢入俄而城內火作烈焰猛熾若戍卒入邑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畜

必因救火剽掠爲亂矣

錢志

淳熙庚子辛丑比年大旱常熟葛市村過姓種田六十畝歲常豐熟過覬例免秋賦亦僞以旱傷聞官果得免輸自謂得計明年夏飛蝗驟至首集過田禾穉皆盡而鄰比之田蝗過不食又有一農家畎畝東西相接東家淳朴守分西家狡獪暴狠東家嘗苦之是年蝗至盡集西家之田不入東界農恠之夜以囊貯蝗移寘東田東家知而弗較但云果有神明蝗當自去明日蝗復飛集西家田東田卒無傷焉

縣志

城中東塔爲一邑之鎮宋建炎初僧支用募造功未半化去咸淳中僧法潤撤其材改建方塔四面九層與他浮圖迥異矣

或云法潤卽文用再來也去縣治東十五里有水一窪舊名塔潭每當天氣晴明潭中倒影九層歷歷可數少焉縱橫上下忽有數十塔影凌亂波光中此理殆不可測又一僧房在塔東南隅中有小屋周遭漆黑上置窟窗窟中隙光射壁宛然一小塔也此更奇矣

錢志

東塔未建時其基乃大壑也異僧慧徹以木魚四頭置水中鱗尾生動羣兒日以土礫投之魚卒莫能得壑遂填塞隆慶間東北角忽欹一夕空中聞斧聲詰朝視之平矣

塔中伽藍殿一鬼侍綠臉

赤髮人呼曰青瘦大王晦冥之夕每作異聲聲所在不利

宋僧慈悅結廬白龍祠側向得水腫疾一日有客自云姓回見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奎

慈公甚憐其病手爪劃其股腹水潰如湧而腫消又畀藥一丸教用商陸根煮湯服之且語悅壽可八十五悅不悉何許人後兩月有客云自普陀來遺一畫而去展視之乃呂真人像始悟客姓回卽呂也隆興辛未縣主簿趙彥清刻石記事

錢志

福山東嶽廟甚森嚴書生胡子文醉入廟見兩傍善惡判官笑侮之因掣其掌惡判官筆戲玩之袖而歸舟至中途有一皂衣人呼之去逡巡入廟伏階下遙見堂上兩判官東西對坐西向者呵責其掣筆之故聲色俱厲子文素持金剛經至是叩頭懺悔而誦經不輟誦至第三分兩判皆起立又誦兩章

判並舉手加額于是東向者爲之緩頰子文又哀懇西向者怒少霽沉吟曰不可不小示懲警叱令肉袒舉筆點其背曰去子文遂悸寤則身死舟中半日矣趣歸疽發于背十旬乃

瘥

錢志

半山亭在虞山東麓上宋邑人趙公豫建公假守當塗紹興壬戌秋八月閱訟牒次有吉明起不書一字若今所謂白紙詰之乃琴川北門劉莊奔走隸也附口以書其大畧今年四月二日因賭羞見妻孥遂往乾元宮後自經于叢林繩斷墜地昏眩中若睹神人朱衣美髯叱云宮路衝縣將不利于公寓汝可往太平州白郡守趙大卿于山路中築基創亭仍書官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奕

銜鎮之明起旣甦甚惑焉且不識大卿顏面其何敢前七月家人病復睹神人責問何以不行明起遽應曰諾不告妻子密訪道里遠近稱貨裹糧遂至庭下可否惟命公豫厚遣而歸仍諭家幹度材鳩工涓日建造費約千緡次年冬丐祠歸嘗一登陟規度適中左右顧瞻心目開豁知宮王冲一又植松萬餘株前後掩映共爲不朽然吉明起向之所見朱衣而多髯者竟不知爲何神也公豫自爲記

琴川志

紹興五年六月七日有村民艤舟昆城湖見一麗女從兩蒼頭云欲附至東蒿塘看親中流民問曰今年乾旱小娘子豈龍女耶女不答蒼頭怒目回顧轉盼間已失之須臾有龍發風

拔屋蒿塘譚氏父子三人力畊賣酒適臨安茶商沈八等謀其門覩黑雲四合數神人著錦衫持斧鉞其一云我在譚家幹事汝等速去茶商併絹客悉被風雨移置塘北三譚宅宇器物席捲無遺一秤插地一斗貯入糠甕竹樹拔空船亦飄去而人悉無傷

彙堅志

淳熙元年春曾尙書懷死久矣長子縣丞忽夢父語曰我爲福山嶽廟土地交承之始官僚私覲須禮我東書院黑厨藏佳紙可以染黃印造大梵隱語焚之旣覺未以爲然又見夢於仲子仲以叩鄭道士乃是度人經之本章又見夢於叔季畧不省邑有陳秀才素游公門夢尙書怒罵諸子將愬上帝迨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空

三月二十六日季子行廟西廊公命兩鬼摔扑地廟吏炷香致禱扶歸舍中百物擊毀縣丞邀法師陳國潛禁禦陳知尙書爲難設祭堂上家人悉見亡靈季子醒後備言所見卽日印經五百本焚獻

彙堅志

吳文恪訥答張修撰洪書云前志人物無幾因憶宋代惟曾丞相懷爲最顯然急於聚斂壞當世破分良法得罪清議元世不及百年習俗已富侈自豪若曹氏私租三十萬石勢傾郡邑淮寇入境一夕爲燼志中幸以此意垂戒可也

鄧韞志

陸莊曹氏盛時園池之勝甲江左服物飲饌務極奢侈然事亦有近于風流者嘗招雲林倪瓚看樓前荷花倪至登樓惟見

空庭耳倪飯別館復登樓則俯瞰方池可半畝齒苔鮮妍鴛
鴦瀉瀉萍藻淪漪倪大驚蓋預蓄盆荷數百頃移空庭庭深
四五尺小渠通別池花滿決水灌之而復入珍禽野艸也又
嘗招楊鐵崖看海棠楊至不見花朶請徙席意花前矣至則
鼎彝與觴罍錯布寂然無花楊始恠問曹曰夜半移燈看海
棠請須之俄而月午曹復徙席層軒出紅妝一隊約二十四
姝悉茜裙衫上下一色類海棠各執銀絲燈容光相照環侍
綺席曰此非解語花耶楊極歡竟夕而罷

錢志

至正十六年三月張士誠偕弟士德將高郵兵千人渡江從福
山直入市橋福山人曹氏聞士誠將渡先已脅于士誠之威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奕

恐禍及遂發江船百擊牛醜酒犒師士誠至福山曹迎致其
家獻金帛米穀以巨萬珠玉錦繡又數千計及暮將士縱掠

積貨一夕而空

楊儀南宮集

吳文恪公訥居家嚴肅好折子弟少年英氣孫吳淳御史按某
處便道歸省訥怒曰簡書之謂何杖三十逼之任又一日與
李文安同坐野間見衣紩者來近睨之乃孫淳也叱曰汝何
功于朝敢衣綺命褫之又錢昕上春官訥送以詩阿昕今已
赴科場南北奔馳日夜忙昔日曾聞先輩語一憑陰德二支
章蓋惡昕父多不法作此戒之昕第來謁命執糞之禮加帚
箕上毋塵長者一日留郡守燕命孫侍御淳行酒甥行人所

執炙拱立左右郡守求同席訥乃令各攜一兀坐廡下起復執禮如初又御史淳卒于官爲靈神禱祀日甚訥聞之令人持文一道告彼城隍令驅逐還毋爲厲使抵家里巷聞車馬聲知御史歸矣府志

正統間吳文恪公訥以副憲乞休里居嘗徒步出城闈遇負薪者辟易道左曰賤避貴公亦引却曰輕避重人兩賢之柳南隨筆

魚開封侃守郡時夢老人謂曰我龍也明日午刻當震死公正人能庇我乎厥明蒞政見物蜿蜒硯池中心知龍也取置印函封緘之少頃雷霆震驚雷神見形相逼魚不爲動雷愈震羣吏請曰帝怒不解願明公仰副天心魚不獲已啟封龍乃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矣

震死

錢志

魚開封侃致仕歸隨身止一箱箱內存俸銀八兩適學宮宣聖前缺香爐花瓶二物公卽以此銀鑄之居家饗殮不繼家人愠見公後得疾日卧一小床足不能履地家無僕妾起居無扶掖之者床懸二絢夫人間以麥粥進必曰清官麥粥在此乃緣絢而起食竟復緣之就枕其苦如此歿而僅存葛衣竟用以殮焉墓在北山報慈里崇禎丙子巡按路公振飛行部至虞謁墓致祭且立石碑曰第一清官魚公墓同時立碣墓門者一爲仲雍一爲子游與公而三云柳南隨筆

正統初楊浩然集爲縣學生齋詔至福山巡檢例有欵贈銀五

兩同行庠友二人皆高年盡取之止以款筵送楊楊以前輩讓之江濱獨步二人疑有後言徐躡聽之楊適濯手於江笑曰巡司賚詔豈志哉願此輩常享例贈也二人聞之從後推楊入水楊以兩手拒入沙中持一物起視乃銀一錠爲波浪洗嚙光潤瑩白適與巡司餽禮相符二人駭異醜酒臨江歡宴而別楊後以景泰五年會魁觀政兵部上書救章綸鍾同進一級除安州明代進士除知州自楊始堅瓠集

贈都御史章煥文珪之父也居城北隅多隱德一夕隣人夢炳

靈公神引繩度地曰章煥文有陰功天將富貴其裔從某至

某處是其地址也後四子皆貴名所居爲紫金街錢志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七

章中丞律之巡撫雲南也時巡按御史何某其父業賣笠章故性倨尤以是輕何會何入謁請講均敵禮章益怒院門有石獅命笠其首蓋以御史多冠豸爲獅類以誚之也章送何至儀門外謂何曰君不見獅子帶笠乎何曰獅子回頭便吃獐以章與獐同音也由是怨益深未幾何以考察黜章訐其入夷人賂按驗雖不實章竟以此免官柳南隨筆

徐侍郎恪爲都御史一太守送歷日百本每本有銀葉一片共約千兩開用方知仍封固後按其府命太守領出亦不言及

錢志

蔣公三上疏三受廷杖死正德己巳通州諸生李安國召仙仙

降乩大書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曰莫非
宋丞相文信國耶仙曰非也吾常熟人與子曾在錢海躍處
相晤子不記憶耶李再請留名仙曰吾乃蔣欽也連書可惜
字者三李請其故仙曰可惜忠孝不能兩全耳李肅拜畢請
曰先生身死皇廷名傳天壤今來何以教我仙乃賦七言一
律後四句云內宦多乎君子獨衆人醉也我猶醒雖然死在
獨夫手蓬島於今也得名李又曰先生死後曾有人以詩輓
乎仙答曰有同年黃主事以詩而致罷職詩曰淚灑彤廷血
未乾聖朝何事殺言官生前有志來匡國死後無錢去買棺
百鳥籠中聲已絕一龍天上膽猶寒漢宮故事今猶在欲保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圭

皇圖億萬難李叩以事後皆奇驗

蔣綺瞻
梓手筆

陸潤字昌澤守溫時扑責樂清令王約令奉公教以卓異著聲
後爲御史按三吳造公修謁兼訪利弊時有錫山某犯大辟
以千金乞居間公峻却之王重公甚爲公建五馬坊居家有
里人呼名嫚罵公方下碁不應其人竟暴卒

柳南
隨筆

孫西川艾旣以子貴受封矣一日遊金閭有賈人忽把其袖且
笞且詈幾至折頤公曰余常熟孫氏非君所憤某人也貌或
相似耳郡守與其子同榜家僮欲赴愬賈人惕息公笑曰負
恩如某笞之最是偶誤何傷引酒而別又吾邑顧耿光字介
明憲副玉柱子也嘗竝立城隅一夫突至三批其頰而去公

怡然袖手或問之公曰非意相干方寸亂矣豈宜與較越宿
其人暴卒兩公之雅量如此

柳南
隨筆

陳察兩按大藩每入境取篋中裝懸衡識其劬兩出境仍衡之
不浮錙銖其掌京察時降河南提學蕭鳳鳴一級移督嶺南
察謫海陽司教蕭頗悻悻察不往謁及遷浙藩左轄蕭已罷
歸里公移檄徵其逋稅蕭怖甚微服待罪察迎送殊恭給事
楊言游吳特造陳廬謁謝察避不見言乃拜陳祖墓歎曰海

虞山川雄偉其生偉人也宜哉

錢志

錢海山籍晚年娶一艾妾與其女年皆二八定情之夕其女在
側海山忽念我女方擇佳婿而此女侍我老未知稅駕何所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三

卽遷卧他所認妾爲女嫁吳門吳生吳後登第執子婿禮海

山以盜案籍沒依之以終

柳南
隨筆

邑中縉紳眉壽八十以上者衛浩九十一吳訥八十六張洪八
十四鄧鞞周光宙俱八十八沈海錢仁夫錢籍俱八十五陸
潤丁仁陳察馬儒王留湯洪張文鳳俱八十三趙承謙王賚
汝俱八十二張學狄雲漢馮玘陳言俱八十一章儀章格俱
八十而歲貢中尙有人若封君蔣綺則九十六

管一德
文獻志

鄧鞞修邑志有陳壽三國志風志成陳中丞察以私銜之率羣
不逞反唇聚擊鞞甚恐賴巡撫歐陽鐸巡按呂光洵持之不
爲動乃免志載二節婦偶遺晚年獨行市中見二縞衣拜於

道左曰公何以知余不貞也請質之地下鞞惡之遂病卒馮復

京事

嚴封公恪與半湖譚公同為郡掾文靖誕生在郡掾舍郡守見火燭天大驚推問之乃文靖也已而病痘瘡置之地絕矣將

棺之譚室人固止踰夜而蘇馮復京事畧

嚴文靖公嘗夢神人出二紙一署文正曰此以授華亭徐相公

其一署文清曰以授相公後華亭諡文貞解為正公諡文靖

點畫亦相近而徐方當國嚴居家宰同心輔政神告之矣湧幢

小品

嚴太守澂相國文靖公之子也將赴邵武任與郡邑城隍神約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三

曰某必不攜邵武一錢歸神其鑒諸既抵任苞苴盡絕惟有

茶果銀一項士民為官長稱觥敬者相沿已久爭致諸公辭

不獲已積若干金迨致仕歸舟次吳門以銀付家人曰我前

與城隍神約不攜邵武一錢歸此銀何用其以之修治橋梁

乎擇日鳩工自郡之齊門至邑之南門凡橋梁之傾圯者悉

修治焉柳南隨筆

盛資汝令增城時偕一司李泛海譏番舶歸帆黃霧忽起舟子

怖異香忽過舟子喜及泊海珠寺舟子乃曰黃霧者巨魚將

吞舟也異香者天妃援手也是夜有叩門者寺僧覘之報曰

周半仙至至則附盛耳語語不聞取兩碗一覆一仰覓菊

置其上書水火二字畫一竈門以扇煽之蒸氣浮浮溢菊花酒徧酌衆人不竭又兩鵲飛入化爲甌瓶有藥翌日城市人聞至或潛不見或現數身迨羣蟻撲人人始散臨別盛云後會在開封漢陽盛晉開封府丞墻上俄書道人周一溪過此墨氣尙淋漓及陞漢陽太守一日視事梁間光凝如鏡光中宛具面目盛方起拜而光滅

松窓快筆

萬歷丁丑七月江陵奪情十月朔彗星見長竟天大內火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相繼上疏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又合疏上江陵大怒時大宗伯馬公自強曲爲解江陵跪而以一手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王學士錫爵徑造喪次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書

求解江陵曰聖怒不可測學士曰卽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江陵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你殺我你殺我學士大驚趨出翌日受杖卽驅出國門同官不敢候視時許文穆公國方爲庶子鐫玉杯一曰班班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盃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孝杖畢且禁獄遲三日始遣戍時鄒南阜元標觀政刑部憤甚上疏中貴人持之給曰我是告假本乃得入亦杖百謫貴州都勻衛人曰爲五君子云

湧幢小品

趙文毅公廷杖先一夕宿劔房時與編修吳公俱于是春分校

禮闈各有本房門生具酒殺來慰文毅連飲數大觥俄而鼻息如雷矣五更後校尉用摘指法拿跪丹墀受杖甫五一中貴奉慈寧宮旨大聲曰打便打還我活的自是杖稍輕兩腿一受五杖一受五十五杖潰爛正相等杖畢同鄉一武舉負之出西華門一內侍于腰脇間狠踢一下至寓悶絕恍惚見關夫子躍馬提刀自空中過以刀拂患處涼透心腑灑然而醒蓋正氣感召云後文毅沒有同年陳用賓巡撫雲南先一年其夫人病禱於金碧山神神降巫言曰明年三月十五日常熟趙公到第五殿閻羅任此人剛方正直不可干以私夫人之病已不可挽回但傳語子大夫留心地方事次年文毅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七

果以是日病歿陳見邸報中大臣病故之奏始大異之郵寄絹素祭章備言其事又一年雲南土賊阿克亂陳公被逮瘐死獄中益信神言不誣矣

保間堂集

明許文穆贈趙文毅兕觥後文毅授門人黃端伯黃授門人陳潛夫兩賢殉明國難入

國朝康熙初朱太史彝尊於何少卿元英家始見爲賦兕觥歌載曝書亭集越三十餘年章吉士藻功有記刻櫝蓋中央篆文四字曰三忠口澤章又贈座主西川傅作楫見思綺堂集乾隆戊辰歸曲阜顏氏閣學北平翁方綱與四氏學教授顏崇棨善嘗題觥銘拓本并作兕觥辨攷核藏弄年代甚詳而趙

氏莫之知也丙午文毅五世孫汶上令王槐告歸後子貴覽
迎養于湘潭任所道過南昌適翁視學江西晤于試院出示
觥銘考辨遂力請爲介求復翁手錄觥銘加跋以贈末云書
此以志墨緣翁固樂成人美而猶未之許也王槐自楚復一
再至江西翁爲作歸趙歌又作求復兕觥序並書王槐所製
玉尊銀船銘詞尊銘曰比于玉猶堂芥栝椽孔懷飽德歌旣
醉船銘曰葵有足舟則跼之藉以載德如之何勿思戊申九
月王槐年七十矣函書致幣跋涉舟車重過汶上抵曲阜章
服衡齋門而觥在大宗鴻博顏懋倫所衡齋輾轉致詞懋倫
令嗣慨然曰先君子跋觥續曰一杯傳受忠烈相繼道存於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美

是器云乎哉余小子其何敢吞乃拓留各觥銘數百本越三
宿遂奉以還王槐再拜志喜賦詩以謝有七十雲孫歸告廟
墨緣世世感奇緣句自以歷任此邦三十年祖器近在咫尺
未及周知今以耄年馳驅三載行萬四千里始得歸二百餘
年故物洵乎天也非人也兩邑士大夫爭相歌咏四方投贈
詩文成帙一物也以忠始以孝終求之聖人之居歸諸大賢
之里文毅公英靈實式憑焉而非止一邑之光已也

錄歸觥
集序

侍御錢岱之生也父龍橋夢一老僧豐頤大耳徑造其家云自
泰山來欲借此了宿緣覺而太夫人生男因名岱字汝瞻後
汝瞻爲廵方直指使按部泰安州詣一寺見僧堂一小照宛

如已貌也問之有僧對曰此先師爲鄉官某所辱一笑而寂其年月日則御史之所生也已偵知鄉宦實肆橫鄉里爲不法欲題叅不五日而家書至蓋鄉宦聞而恐急走常求救于龍橋願重建此寺爲封翁祝釐龍橋性仁厚好奉佛爲作書寬解之後此寺鼎新巍煥重振宗風一如老僧時云

錢侍御少時與蕭氏子應宮徒步來城與課至湖橋兩人遙玩山景錢喟然曰我得志時第宅必營於西半城蕭曰然則吾必東半城後皆驗蕭名應宮字觀復登第後廣營第宅於方塔前

錢侍御年八十郡縣敦請應鄉飲大賓戚里雜沓慶賀乃出女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七

樂演戲相欵列筵百順堂徹席後復作管絃之會已而合女樂十人且歌且舞夜半方散人盡歎爲觀止座客有舉少陵詩曰盍簪騰櫪馬列炬散林鴉謂此舉如是以助歡笑云

右三

條筆
夢

王宗錫巡按江西郡豪屏跡後少懈張學士元禎以詩投之曰禹門三級浪滔天處處漁翁罷釣船昨日鄰家邀我飲盤中依舊有魚鮮王詣謝教竟窮克黨

錢志

陳莊靖公瓚爲給諫時以直言受廷杖削籍里居隆慶登極詔以原官起用不數載超遷至刑部侍郎萬歷戊子秋公病革適賜冰至置於榻前忽見冰中湧出七級浮圖欄楯窗檻檐

角頂輪無不周備移時冰勢漸消塔影漸沒而公亦薨逝矣
瞿太僕汝稷嚴太守澂適在京師相與奇其事猶

贈太常顧早號怡東居均墩村年二十四卽矢志爲方正跬步
不苟一日歸途遇雨及門疾趨至廳忽自念曰奈何亂走如
是耶復趨出門數百武於雨中整容徐步而入又一日以徭
役詣縣有同事者好狎邪遊拉之過社壇社壇者羣娼所聚
也公初猶謂訪友俄而婦人出肅始知娼也捧茶進謝不舉
杯酬以白金三錢遂走出錢志

顧贈公怡東樂善好施嘗冬日衣一新半臂出遇一行人寒甚
遂解而衣之或曰身凍奈何公曰我尚有裘在若惜此不予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五

是視半臂重於一命也

錢志

周忠介公順昌江右周益公之後其曾祖巒自常熟徙居郡城

祖冠官龍游知縣父可賢

見黃宗羲集
周子佩墓志

司成許石門嘗頒詔之陪京闈運皇木梗河道叅隨鴨張石門
列儀仗衛龍亭朝服立鷓首趨傳呼某太監朝駕闈氣沮遽
巡詣駕前扱衣叩頭候詔使舟先行乃去其應變方畧多類

此

唐璽志

瞿稼軒未第時嘗謁顧裕愍欵留置酒從容談論至夜分乃別
或問何不他客留而獨留此也裕愍微笑曰此君當血食百
世若輩何足以知之錢志

瞿稼軒先生嘗集古今大儒法言可爲正心修身之裨益者彙成十卷題曰愧林漫錄愧林者先生自號其自叙識歲月爲崇正丙子仲秋越十五年先生留守桂林以身死國愧與桂

同音自號實爲之識云柳南續筆

瞿留守之殉難也孫檢討昌文方從永歷在黔聞難倉皇赴粵時定南王孔有德知昌文將至欲并殺之一夕夢至一官府甚森嚴有綽楔曰宮詹司馬諦視堂皇南面坐者則總督張同敞也張故留守門人與留守同殉者遂驚寤次日昌文至王感夢兆待之以禮且許歸骨云粵行紀事

留守瞿忠宣公殉節粵西其配邵夫人先一歲沒孫昌文間關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五

萬里負骸骨歸盛以瓦盆至中途力不能勝因棄盆而脫裹衣裹之及抵家則著衣處皆生血痕若膠粘者然先一夕有大鳥二翔集會元坊上相對飛鳴久之始去翌日骸骨遂至好事者作傳奇以歌其事未幾郡人來迎城隍巨舟數十泊翼京門外公子嵩錫以事屬不經峻却之同上

王曰俞中天啟丁卯舉人再上公車不第祈夢于韋蘇州廟夢神與一戩子未解所謂迨崇禎癸未與子澧中同榜進士而夢始驗後曰俞爲浙江餘姚令而澧適知金華府相距一衣帶水逼除迎父至署團圞度歲亦宦遊僅事也柳南隨筆

處士歸德明比部起先之父狀元允肅祖也少時美丰儀一日

春遊爲衆所擠憇于宇下忽冠上矍然仰之則姝子也旋遣媪問官人姓氏里居行第幾去薄暮媪持金盒同心結書函來曰此娘子命毋失良會德明叱曰貴家大族而爲此行乎不悛禍將及身毋污我媪慚而去後女果以奸敗阱死

錢志

崇正壬午常熟縣孫光甫先生朝讓備兵閩中一日鄭芝龍治具相招爲長夜之飲至夜半鄭曰大夫欲觀海中日出乎孫諾之遂引至舟中連舸結舫如履平地揖登小閣中設一桌二椅旁僅容童子五六人共斟酒歌唱久而忽聞海中沸然有聲一童曰日將升矣鄭命啟窗屬孫只可仰視孫遙望見水天一色日初出海門時甚大而色赤隱然有人頭頂日輪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全

而上日漸高人漸小迨東方將白迴視其閣已離舟四五丈綴于桅杆之末及至下閣梯亦不過四五層閣之升降人不

及知其輕捷若此符瑞圖云日有二黃人守之宋希文詩青帝迴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以証所見非虛語也

筠廊偶筆

先賢子游墓在虞山之巔前明萬歷間有樵者過墓上見一叟衣冠甚古獨坐鼓琴樵者擲斧柯聽之叟欣然曰汝欲學耶因令每日過墓授以清商數曲後樵者于昭明讀書臺下聞有達官貴人鼓琴爲會者亦傾耳聽之已而笑曰第五絃尙未調也鼓琴者曰女何人亦解此耶試調其絃果如樵者言遂令其一再彈則冷然太古音也大驚異爲易頭巾履襪與

定交問其所從師樵者以告且詢其衣冠狀貌意所見者卽
子游也吾邑嚴太守天池之琴至今名天下而其傳實自樵
者故海內推爲正音焉又聞其人本一染人徐其姓字亦仙

云 柳南續筆據
雲松巢集

萬歷丙子元夕茂才馬鳳攜家人踏燈過子游墓影娥川中流
見樓船鼓吹簾內隱映貴人皆曳雲霞日月之衣雙鬟女郎
倚闌吟望忽有童子推篷攜絳紗燈登岸鳳驚異命童子尾
之行攜燈者迤邐數武便趨入舫中頃之烟霧四起失所在
矣事屬荒渺疑與昔人所見相類云 錢志

魏晉錫秦安令允恭令嗣也世居子游墓下生平不妄語年四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全

十時有一江西人往來於賢墓一日晉錫見其鎚墓坊石旣
而疾走衆人追問其故見其手堅握一物拉至市店其人將
手中物置盆水中乃一玉螭蠕蠕生動其光映水衆方驚詫
其人仍疾攫之而去魏日觀焉

小三台在賢墓下巖石競秀五色斑斕山下影娥川本通潮汐
俗稱網船浜有石方丈傳爲漁人開江燒紙石舊志載月夜
有人見仙娥在川音樂嘹唳得名其墓前有石俗稱龍頭石
其狀宛肖土性宜蘭潤而不窒遠方奔購中孕小珠顆顆圓
潔惟觸之卽碎昭文志風俗門載膺月廿四羣祀竈神集子
游墓上看萬家煙火云

江南通志古蹟門載子游里金陵故事云在上元縣東二十二里金陵新志云按言偃吳人金陵亦吳也九域志謂言偃里在上元縣今訪上元縣俗名言家廠卽其地蓋沿襲子姓所居地之舊名圖經續記吳地記朱子丹陽公祠記子游故里在常熟固無庸辨又松江邑志雍正四年析華亭縣地爲奉賢縣城中有子游街鄉有奉賢涇東復有招賢涇相傳先賢言子來遊得名而縣之錫名以此又太倉州志載瀛洲紀聞知縣于中行丁祭肅恭燭花結子游監祭四字于掖縣進士名宦有傳子游故宅爲西洋人所佔雍正三年博士言德堅忽一夕夢一婦人翩然而至向德堅曰吾借居數十年今當返歸爾宅旣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全

覺外人喧傳西洋教堂爲官所毀矣德堅素有恢復志亟告

當事乃復之

上四則采言氏家乘

常熟周孝子廟棟宇嚴邃香火之盛甲于一邑廟有井居民請

香水煎湯藥者多愈凡子爲父母請者尤驗後和紫蘇莖葉

同煎汲遂無虛日矣歲以九月廿一爲神上壽潔牲獻爵插

花加冠陳設之儀備極華整成化元年李文安公傑訂偕上

春官日詣廟禱辭其夜公宿舟中夢神金幘綠袍降於庭恍

若晝所見者吟一聯詩贈云至尊厭聽如簧語莫向金門弄

晚風覺而異之不曉其義明年丙戌擢進士第值放館主司

命禁苑聞鶯爲題公得一東韻卽以夢中句續成判云結有

神助由是入館時憲宗登極所幸萬貴妃用事方構間桂宮
幾易上意公因事納諷蓋出神所授矣後歷事三朝位至春

官尙書

錢志

趙孟頫寶二石一垂雲在松江某氏一沁雪在常熟縣署會令
女病呼女巫入治錢昌囑巫言此石爲祟令昇出之遂爲昌
所有而下盤先失或云在陳湖陸氏昌厚幣求之陸曰盤未
知所在別有石亦宜盤請以相贈比舟載過陳湖索解而沉
爲標其處竭力挽起則又一石也昌聞之殊怏怏客睨視石
二足一足正方而巨一足三角差小而盤之二穴如之起而
合焉不失尺寸衆始咤歎沁雪者石黑質而額上一方雪著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全

卽消

柳南
隨筆

醫官郁鼎智其家世籍虞墓崑山高平橋西迷不知處諸生家
畦鋤菜得誌石題高平郁氏之墓政和六年墓遂不能隱地
歸之郁乃封焉景泰中進士薊州錢源以事至崑訪其祖壠
云乃祖墳在學西北與郁氏姻也故塋其墓旁以無所徵不
知處沈通理者出所藏小冊洪武七年縣人盧熊作錢瑞妻
章墓銘曰墓縣治西南郁氏塋東北據地者遂無可辭錢復
徵之郁則知郁婿有錢道判者錢無後取郁子爲後因冒爲
錢兩家遂通譜誌銘之有繫于後也如此

崑山
志

常熟署觀音在方塔寺內高五六寸瘦甚跣足跌坐頂上首

縫隱然兩齒出唇外如生人慈悲之意可掬長安慈仁寺窰
變觀音以莊嚴妙麗勝此以奇古勝寺內青魁菩薩卽睢陽
公巡赤髮藍面口銜巨蛇如夜叉狀公自矢爲厲鬼殺賊故
爲厲鬼像云 筠廊
偶筆

譚曉者邑東里人也與兄照俱有心計居湖鄉田多窪蕪鄉民
逃農而漁田之棄弗闢者以萬計薄其直收之傭饑者給之
粟鑿其最窪者池焉周爲高塍可備坊洩闢而耕之歲之入
視平壤三倍池以百計皆畜魚池之上爲梁爲葦舍畜豕爲
豕涼處而魚入豕下又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屬其汙澤植
菰屬可畦者植蔬屬皆以千計鳥鳧昆虫之屬悉羅取而售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雋

之亦以千計室中置數十匱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匱魚入
某匱果入盈乃發之月發者數焉視田之入復三倍曉照俱
織嗇憚費無統綺服非大故不宰割資日益窘然曉弗子僅
有女適徐自成妻錢氏與自成晚其藏曉病亟以總鑰付其
姪姪爲自成謀殺興大獄倭亂時錢獻五萬金築邑城稍解
後邑令王叔杲撰譚曉祠議卒正其辜云 按祠議譚照歿而
無子譚曉二子連
斃照妻錢氏與婿徐自成謀獻錢五萬助修城工邑令王公
祀二譚而聲明其案皎若列眉後人有指譚照捐修城工則
非也否則前人早宜列義士傳何竟
置不論附識於此以彰其實府志

萬歷癸卯蘇州府知府周一梧考常熟童生朴一生員遂羣鼓
噪而入幾毆知府事聞有旨停錄常熟科舉而戴元威以府

學中式

府志錄菰
中隨筆

自明以來邑中縉紳除殉節死忠別論如時敏之斃于七星橋
 為輿情不與疑其有他故也嚴貽吉之死東市丁酉科場事
 發也其以居鄉不謹而及禍者章表為民張濟所控下獄得
 釋錢籍構禍楊儀楊既傾籍旋以恣橫破亡徐昌祚怨家發
 其沉姑事自刎獄中皆前車之鑒

陳祖范
筆記

許定向字志先大司成石門之孫邑諸生也妻父為嚴給事貽
 吉嚴坐丁酉科場事腰斬臨刑時定向目擊慘狀驚倒在地
 從此遂類痴顛每日遊行市中衝口哦詩嘲謔雜出而依韻
 和嚴文靖公讀書詞一首則大類見道者詞曰月明雲淡俏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金

一箇蒲團禪關叅照塵氛不到空王寺鍾動寒林鳥叫澗水
 風吹聽笙簧無邊高調絃指外滄海桑田一枕黃梁驚覺
 世間何故閒煩惱衣紫腰金悞人年少老僧高嘯只愁箇九
 品蓮臺難到慈降虎豹畢竟是潛藏牙爪可知乃圓覺華嚴
 要人探討

柳南
隨筆

虞邑閨秀詩文遠近傳播明得三人焉吳綃字冰仙嫁於名家
 能詩善畫所謂許夫人也著嘯雪軒詩集翁孺安字靜和善
 畫蘭以素蘭自號每月夜令侍女縛軍裝跨駿騎遊行至更
 深乃罷或扁舟自放吳越山水間以所適非偶作漚子十六
 篇卒以非命死又柳隱字如是

本姓楊
名愛

初亦南京院中人

覽羣籍能詩文後歸錢錢既死柳殉之鈕琇爲之立傳尤侗宮闈

錄

厲壇有古松秀挺高數尋虬枝蟠結如蓋

國朝順治十一年需戰艦巨材將伐之隣人季嬰慮松之不免也

而力不能保晨起望松四拜且祝之人謂其迂翌日承命伐

松者至假寐夢偉丈夫蒼衣綠髯指嬰居大書萬戶木公四

字覺以告嬰嬰曰木公非松耶萬戶厲也厲壇之松歷年久

神物憑之不可伐于是共白當事得免至今人呼爲四拜松

錢志

常熟南門內地名山塘涇琴川水經處三鼎甲居第相望中孫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矣

扶桑承恩前趙東田士春後瞿文懿景淳三公臚傳年皆三

十九尤奇扶桑弟暘爲予說如此池北偶談

吳漁山歷所居有言子墨井遂自號墨井道人工詩善畫兼精

書法得東坡筆意嘗遊吳興謁郡守謁入未卽見信步至一

僧舍見東坡醉翁亭真蹟喜甚卽僦居焉就其處布席展卷

臨摹三四日無倦色太守徧索墨井道人無有也摹竟欣欣

自得不見太守而歸柳南隨筆

馮行賢善書徐州善鐫刻行賢常書金剛經全部州刻諸石一

時推爲二絕乾隆丁未詩僧律然取石嵌于長壽庵方丈壁

間王材任顏其室曰石經室柳南續筆 今室廢 石經移嵌三峰殿壁

馮行貞受鎗法于天都張老嘗山行遇虎以短槍斃之又善用石子能於百步外百發百中居常食鷄子必完其殼實以礮灰遇寇盜輒先發鷄子中其目雖有賁育不能為力矣時山東道上響馬老瓜之屬頗為行旅患獨馮氏昆弟莫之敢攫也鎗法後傳陶子師今絕矣

益都趙宮贊執信少負才名于近代文章家多所訾謗獨折服

於馮定遠班見其雜錄歎為至論至具朝服下拜焉嘗至吾

邑謁定遠墓遂焚私淑門人刺于塚前

柳南隨筆 乾隆癸巳宮贊孫趙頤以孝

廉宰昭邑建立墓門
標題聯額餘韻猶存

吾邑汪宮贊應銓有縣令喻宗樞誤於公牒上以硃筆點汪名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雜記

七

汪聞作詩自嘲云八尺桃笙卧暑風喧傳名掛縣門東自從

玉殿標題後又得琴堂一點紅

柳南隨筆 近山左王械刻
有秋燈叢話誤作彭啟豐詩

趙錫孝永孝兄弟皆以禮經應雍正甲辰京兆試房考蔡文勤

公世遠始得永孝卷薦之擬置副車第二繼又得錫孝卷擊

賞不已然以額溢不復薦置枕函中夜夢一絳袍人向枕邊

欲取是卷覺而忖曰此豈所謂朱衣神耶豈是卷固當中式

耶翌日將填榜主司大家宰田公忽謂諸同考曰有四卷意

不慳欲易之諸君尙有佳文未薦者乎蓋示余蔡公遂以錫

孝卷薦田公大稱賞易置四十八名既而副主考傅公謂未

薦者幾失佳士蓋于所擬副車中再細檢之得永孝卷又提

置八十五名榜發蔡公謂二趙曰曩者夢中人殆非朱衣乃而祖文毅公耳都人士作五同詩以記其異謂同胞同榜同門同失而又同得也

聞之古老康熙中年民間市銀一錢可易制錢一百一十文迨

後雍正間錢價日昂漸至一百文九十文以及八十五六文

今又變而為七十文矣

柳南續筆 乾隆近時錢賤銀貴每元銀一錢易制錢自七十文起漸增

至一百一二十文一百三四十文矣

舊志序

宋

邱岳志序

姑蘇爲吳王之故都今爲畿輔之大郡若常熟則爲郡之大縣自春秋距今千六百餘年其壤地之間建置之沿革風物之變遷與夫事跡之涉於理亂善惡之繫於勸懲可書者宜若不可勝紀余家世東海南渡初曾叔大父光祿公仕於吳因寓於此余端平乙未方自淮來依宗黨始至嘗問客曰縣名常熟其義安在其始何時客應之曰紹興縣宰題名云梁改南沙爲常熟命名之義則不知也又問有圖經可以參考否曰所志亦同有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舊序

九

故老可以質問否曰無可與語者及觀陸澄吳地志有吳郡常熟縣之文則齊代已有常熟之名非改於梁也吁宰是邑生長是邑雖更易之歲月名稱之意義且不及知他復何望焉此前人失於紀述故後人無所稽據遂使名都大邑傳信失實良可歎已龍泉鮑君廉來縮縣章每以圖志未詳爲缺典於是與邑之秀民鍾君秀實胡君淳旁搜博采考古訪舊哀輯會粹討論是正以增益其所未至迨再考後始能成編列爲十門條分類析固不敢謂盡無遺闕然視舊志則粗備也昔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與其財用穀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蕭何收秦圖籍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自非郡國有志風土有記何因

而然茲事於縣政若緩而實切蓋傳今貽後所關者夫鮑君可謂知所先務矣寶祐甲寅

褚中志序

郡有志邑亦有志志非史也所以述史而備記也聖人於史亦惟述而不作况邑志乎琴川舊志荒落丙辰慶元孫應時脩飾之更嘉定庚午縣令葉凱始取而廣其傳時久人殊事多闕且軼覽者病焉於是叙縣以表之有邑此有長有長此有丞下於丞曰簿尉酒稅是爲縣官鎮有監寨有巡各庀乃職以贊其長故次叙官邑於虞山之陽鄉招真行山之南境則之秋報而西迤興福行山之北境則之宣化而北山縣之鎮也故次叙山縣

常昭合志

卷之十一

舊序

九

有海虞南沙常熟之異名又別曰琴川其義蓋內取七港外取五浦要亦專指水爲言而溝洫之利以之江海之防以之故次叙水邑爲沮洳之區田疇衍沃而病於經界之久壞端平始釐正之畝步旣正賦役均平故次叙田中興重在江防禁旅舟師雲屯許水近又增福山新軍而縣之弓兵寨兵亦所不可廢故次叙兵山川蓋英秀所蓄也虞山瑰奇琴水清澈其鍾而生之者亦必有異矣故次叙人人固有之物亦宜然土地所出風氣所宜殆不一種故次叙物內之道宮梵宇概見述縣之目其以靈異著於鄉都間古跡頗可覆而邑人奉西方教者尤夥故次叙祠若夫斷碑仆碣之僅存新珉近琬之方揭棲墨於垣塗粉

於樹亦足爲千古之証也故以叙文終焉

按鮑公修志在淳祐邱序作於寶祐褚序歲月無考詳其語意似亦叙鮑志者總存之以明書之權輿焉耳龔立本跋

元

戴良志序

知常熟州事淮南盧君嘗以古者郡國有圖風土有記所以備一方紀載今之志書卽古之圖記也可廢乎哉然常熟舊志自宋南徙版籍不存至慶元丙辰令孫應時始次爲書其後縣升州歷年浸遠而是書號難得之貨且丙辰後續所未備未有其人非缺典歟乃亟訪孫令書而重釐之合十有五卷仍其舊名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舊序

全

曰重修琴川志余得而讀之然後知君之善爲政也善爲政者必先其所急以及其所緩爲之衣食以厚民生爲之教化以淑民德訟獄以戒不率賦歛以正不均此最急而不可緩者也至考人物之愚智風俗之盛衰以及生產之同異山川之險易凡此之類可差緩而不可廢者也故用事於一州者得通敏有爲之士則將裁正乎緩急之間而不繆其序區別乎後先之際而不失其宜矣若君之於常熟其庶幾乎常熟爲吳支郡以言其人物則姬秦伯之所逃夫差項籍之所伯也以言其風俗則有言游公子札之文雅朱買臣陸機雲兄弟之馳驟董蠡希文張季鷹之慨慷高舉也以言其生產則陸海鹽繡緞冶之饒聞於

東南也以言其山川則有海隅烏目之形勝大江東海之要害若此數事皆爲政者之所當究心焉者也於是君下車逾年矣凡州政之所宜急者亦旣悉舉而先之而又不廢其所緩歷考前數事以成書直所謂通敏有爲之士哉昔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與其財用穀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則志也者蓋三代爲政之法而後世尤謹著之以爲故實今君之爲乃能先民所急而後及乎是故曰善爲政也書成君命士友陸景元來謂余曰子執筆史館其言足徵幸爲我叙之余雖不識君然聞君之爲是州者頗悉故直書所聞以授之俾後之觀者亦感發而興起乎君名鎮字子安以領兵元帥兼知州事云至正乙巳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舊序

三

知州盧鎮志序

按琴川志自宋南渡版籍不存其後慶元丙辰縣令孫應時嘗粗修集迨嘉定庚午縣令葉凱始廣其傳至淳祐辛丑縣令鮑廉又加飾之然後是書乃爲詳悉自是迄今且百餘年顧續編者未有其人而舊梓則殘毀無遺矣鎮惟是州虞仲子游文化之地不可無紀爰屬耆老顧德昭等徧求舊本公暇集諸士參考異同重鈐諸梓其成書後凡所未載各附卷末總十有五卷仍曰重修琴川志其續志則始於有元焉至正癸卯

按琴川志曰重修卽宋志也刻本偶得之古寺中此亦載籍之魯靈光矣條理秩如筆亦不俗獨續志湮泐有元百年間

人材事實茫無可考惜哉龔立本跋

明

邑人張洪志序

郡縣之有圖籍從古爲然爲政者之不可廢也凡山川之險易土壤之肥瘠物產之美惡民庶之多寡按圖考籍可得而知也吾聞諸君子曰前代爲相者有一圖謂之格範道里遠近錢糧軍民之數一覽可得謂如某所凶荒當移某所之粟以濟某處叛亂當發某處之兵可平歲中有兵荒之費則無敢動作一切用度皆減爲國尙然况作邑者乎一邑雖小地有高下則旱潦之不同土有肥瘠則貧富之不同民數登耗糧賦增減率由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舊序

叁

籍以考閱其可廢乎余在翰林預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官將載入天下志書必先領畧其概凡前朝所述皆以郡名如吳郡志之類洪武八年新修者則以府名如蘇州府志之類大率皆因舊增新余但齊其凡例削其冗長而已宣德庚戌余致翰林事歸適上虞郭公世南由常熟簿晉知縣政通人和居多暇日始留心縣志訪得舊本特以示余請曰聖人能言夏殷之禮而杞宋之文獻不足故不可徵今幸舊籍未亡遺老尙在於是不刪正之則後將興不足之歎矣余受書考閱自宋慶元丙辰縣令孫應時創修之嘉定庚午令葉凱增益之淳祐辛丑令鮑廉加飾之書始備又十有四年寶祐甲寅寓公邱岳始叙之至正

癸卯知州盧鎮重鈇諸梓又二年乙巳先師陸先生景元請叙於金華戴叔能刻於編首前修有云文章作與不作無損益於人者不作可也作而有益不作遂爲缺典者則不可不作縣志自至正癸卯至今七十有餘歲凡郡邑之沿革經界之廣狹糧稅之增損城市之變遷官制之改易人材之繼出不釐正增益之誠爲缺典故不可不作也其諸損益已見凡例茲不復出宣德九年序

按新志八卷宏治嘉靖纂修時蓋皆見之今遂徧搜不獲徒勤夢寐修撰博雅君子也况生於洪永宣正間據所見聞卽成信史其體例旣一準宋志豈因宋志而竟接以國朝之事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舊序

不復及盧鎮所續耶抑筆削盧志併明興次第增入耶無從質修撰於九京矣龔立本跋

邑人李傑志序

姑蘇爲南都輔郡而常熟其屬邑也倚虞山以爲城環河海以爲池實東吳要害地其土膏腴其田平行其物產殷盛若稷秫布帛魚鹽蔬菓水陸之珍奇所以供國賦而給民用者充然有餘而不資外助自闔閭夫差雄據一方虎視諸夏而俗尙豪侈自秦伯子游禮讓風行文學化洽而人材彙出是固江南名區非特一郡六邑之冠已也惜前志燬於宋紹興兵燹自吳通上國以來二千餘年故實茫無紀載良可慨也慶元間令孫應時

始一修之元至正間知州盧鎮又復修之然文獻無徵遺軼不
少若人物一類自漢迄唐寂寥無聞他可知已宏治丙辰慈溪
楊侯來尹茲邑蒞政之初百廢具舉以邑志久不修廢無甚焉
者乃旁搜典記近取見聞詢遺老以正舛訛委文士以司考校
於是山經水志之所述陳皮敗篋之所藏殘碑斷簡之所寓幾
無留良矣編表旣成謂余爲邑人宜有言志顛末夫三代盛時
九州山川記於禹貢天下圖籍掌於職方後世因之而郡國有
書寰宇有志坤元有錄風土有記皆所以存古證今以爲考求
治具損益事宜之張本其於從政者不爲無助而乃困於簿書
期會之繁顧視此爲不急之務宜吾邑廢典必有待於通才卓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舊序

九

識如楊侯者而後成也侯名子器字名父成化丁未進士歷任
崑山高平二縣皆有異政茲以當道論薦更任常熟其嚮用未
易量也宏治丙辰年序
邑人桑瑜志序

邑志自正統間止菴張先生修後迄今六十餘年未有續者友
梅季先生筮曾一修未脫稿而謝世事弗克成四明楊侯以名
進士出宰吾邑簿書之暇留心文事以邑志未續爲缺典乃禮
聘儒士蔣綺張堯民林儒林傅分類脩纂委瑜總其綱始事於
宏治戊午秋八月至次年春正月始脫稿先是鄉進士錢仁夫
馬儒邑士姚榛陳天麟已草大半會楊侯考績赴京事輒中止

今則不過潤色損益之而已猶因川澤邱陵而爲高下也切慮
瑜等學識蕪陋見聞不博未免有遺漏錯誤之失補而正之實
有望於後之君子時謄寫對正邑庠生孫舟李慶雲併識之宏
治十二年序

按此志楊公爲政地理宮室官治人物釐爲四卷桑瑜總裁
李傑叙首今人或稱桑志或稱楊志或稱李志其實者儒四
人分纂地理屬林傅宮室屬林儒官治屬蔣綺人物屬張堯
民搜討辛勤書法質直體裁位置雖多可商然往蹟舍此無
憑矣聞嘉靖間馮令君屬人再修鉸梓甫成羣議蜂起觀於
此而載筆者可不慎哉龔立本跋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舊序

矣

邑人鄧韞志序

志也者史之屬也惟古列國皆有史史有專官焉厥後郡邑之
載例曰志志無官則撰述多出於鄉產夫爲一方執簡而叙載
準諸史將嚴是非以示俗陳政理以基損益其可弗慎與常熟
列於職方其雄庶視中州支郡法宜有志代更喪亂故籍無傳
宋紹熙中始創爲之迨於元季而有續書皇明宣德初張太史
洪宏治中桑府判瑜與邑士繼修之說者謂張志善矣或失之
畧桑志備矣或失之蕪至欲收後書而藏之嘉靖十六年縣大
夫平湖馮侯自給諫廷論宰事出丞潛山尋遷令常熟至則索
志以觀患登載久闕遂以續纂請於督學侍御馮公公嘉侯能

任隆典報曰可韞居于侯之野老病廢學侯謂其耄也尤記愬也罔狗辱臨其廬以幣起之委之撰述而惠教焉然非其人用媿且懼夫志之失誠病於畧其爲畧也烏知非體要之所存有欲益之而爲贅者亦莫病於蕪其爲蕪也烏知非事類隱微之所出有可撫之而資錄者膚陋於二書罔敢易之會粹銓擇而惟是之求積之歲月於是書之訛者有正淆者有汰遺者有補晦者有章土田賦役以新議事興革者備書其本末乃若人物一類自元以上多損益舊錄其自盛際以迄於茲率以寡陋之所聞見參述而其所載多細事隱節若可以無書而不可以不書者蓋凡志之修也事有蔽於遠聽有失其實詞不足以達意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舊序

九七

此猶有諉焉乃若私門之彥連衡秉筆此於義也當遜而韞於此亦有疑焉敢以耳目之所及並實之然有仍其舊貫而莫之敢削在志法事有疑疑斯傳之烏乎史之作難矣在昔名鉅之爲之也有不得如其志而况有如不肖志其父母之邦者雖然不敢以不勉書成釐之爲十有三卷故觀乎韞之所書而邑之事畧可識矣觀乎韞之所書而僭陋之責不容遁矣嘉靖十八年七月

邑人管一德文獻志序

吾吳自魯成公世始通中華而常熟文獻之傳則已肇于三代在太戊時則有若巫咸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父子相繼爲賢

相商道復興而其後虞仲來遊使天下後世曉然有味乎君臣父子兄弟之倫子游北學而天地文明之氣益廓大而章施之然則開吾吳者常熟也而開常熟者文獻也歷兩漢六朝三唐兩宋以逮勝國罕有聞人文獻稍稍詘焉于是青烏家言始有謂虞山重濁琴河湮塞故其人多溫臙而寡才節余不佞則居恒歎詫曰夫夫遠稽漢唐宋而近忘我明乎夫漢唐宋吾無論明興以來其世治亂人忠邪可指數也獨高皇帝芟刈羣雄而我常熟柔脆不與於武功耳自是以後一變而文皇之靖難則黃鉞自溯於琴河再變而英廟之北狩則程式殉難於土木再變而逆瑾亂於朝羣盜亂於野則蔣欽死諫唐天恩死守他如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舊序

九

立朝則李文安嚴文靖之正直忠厚陳莊靖趙文毅之耿介剛毅奉使則張洪東入扶桑南窮緬甸言路則陳察上批逆鱗下繩墨吏廉介則魚侃饒粥不給義俠則王鼎爲友復仇藝苑則吳文恪之詳明瞿文懿之爾雅桑悅之宏放楊儀之贈麗下奉之淹洽邵圭潔之古練孫樓之警敏俱能潤色虞山增深琴水庶可以追巫公跡虞仲而俎豆言氏之傍以至近世修文勵行之屬尤不可殫記然則常熟之文獻幾塞而重開者又自我明也吾不敢謂青烏家言是也邇者邑乘蕪缺垂且百年廢先民盛德不載滅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非後死者之責歟而秉筆之士相諉相推大孟堅漢書大家可續董狐直筆執簡可書譬

之一夫舉鼎負而趨耳謀及萬人又謀及寄徑之途舉將何日乎余故貧且賤今亦俯仰老矣進不敢望二巫之相業退不敢望子游之文學而尙友一念若自天成迺并包諸乘羅網舊聞僭爲纂輯有善必書間有負俗之累者亦書甲是乙非者兩書唯稗官小說與夫後進譏彈之口則闕而不書不曲意離黃亦不巧作塗飾蓋垂成時故宦子孫有以金幣嘗余者余笑曰魏收求金陳壽求米千古談之猶爲嘔穢而顧以嘗披羊裘生君不知其人矣其人亦笑而去蓋分更分漏凡六閱月而後成二百四十年文物衣冠燦然臚列藏之虞山傳之通邑大都雖不敢曰狐史庶幾不爲穢史與題曰皇明文獻志不及明以前者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舊序

堯

舊志已備不必復煩刪潤也先文獻者其說在義例中大都科第獨詳而名臣人物詩賦紀載以至山林隱逸草門圭竇之善併而載之凡得十有八卷萬歷乙巳

國朝

邑令楊振藻志序

天子御宇之一十有二年海內又安武功耆定慨然思成文治而大

統爰

詔郡邑修輯志乘蓋將登諸

天府用昭一王之鉅典猶周官漢史之意也琴川爲吳會巖邑巫咸虞仲之故墟季札子游氏所遊處是尤不可以獨後乃自南宋

慶元以來或有志而弗詳或詳焉而弗覈雖屢經訂證而斷簡殘編遂同魯靈光幾無以荅

明詔誠可慨焉於是前令冕侯高君延請邑獻湘靈錢君董其事佐之以王巖諸子皆博物君子具良史才而警校之際其難其慎期於徵信而不期於速成故泚筆於癸亥之五月至丁卯三月而始告竣網羅見聞綜核名實琴川一志於是乎有成書藻雖承乏已再更冬然此役一出於前人之經營藻惟樂觀厥成寧敢攘善以爲己力也哉敢應錢君之請而僭爲之序康熙丁卯暮春月日

邑人錢陸燦志序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舊序

百

皇帝二十有二年文命敷於四海考圖數貢爰

命儒臣修一統志以周知天下之地宜物生風俗人才政事廢興之自於是部下督撫臣檄郡縣各爲其志時灤州高侯在職開局纂修陸燦與共事嚴子熊王子家震王子孫蘭馮子行賢王子孫芸實載筆以從會高侯去而剗剗之事未竟二十五年北平楊侯起家進士補令吾邑甫下車首問諸文學掌故志有成書乎具告歲之不易民力之不協歎曰此國典也其敢後乎仍命陸燦與共事諸君追亡補闕鼓曠剔盲凡皆述而不作曩志述其所已有不敢漏今志述其所必有不致私也綱舉目張芟薙冗長彙括大義不辭專輒之罪更定徑省之文凡推例具是易

曰正辭記曰不辭費書曰辭尙體要蓋其慎也凡分類輯二十六卷刻始於癸亥歲之五月而成於丁卯春王正月
邑人歸允肅志序

聖天子宅中建治典章文物煥然聿新爰

命牧守諸臣各釐正其疆域版圖風俗生齒古今之異宜詳繪其山川形勝犬牙相錯之制以盡地勢彙儒臣修輯之於是天下郡邑通志靡不修舉吾邑常熟縣志值我侯訥庵楊公來令茲土實董厥成允肅筮仕假旋適覩是書剞劂告竣得受而卒業焉作而言曰常熟濱海一區邈迤諸沙爲三江之委輸土瘠易淤田則汙萊霑雨泛溢溝塍一望蕪沒其渴鹵地不宜稻所植惟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舊序

五

菽麥木棉芋苴之屬夏秋颶風時至往往遭蕩析物產之所出有限其財用朝夕所需賦役之所供埒於三吳諸邑有羨無耗不啻比沃壤焉宜乎土俗之日貧且瘠也獨其民氣柔醇佩服詩書多博雅好古子衿鄉閭之老以揖遜相先敦素樸而薄浮詐人知愛親敬長情意相煦豈非泰伯端委之治言游文學之所漸濡源遠而流長者乎今縣志所載城郭之創易賦稅之多寡地利之所栽早潦之所備長吏之所表率人材之所萃聚貞人逸士忠孝節烈之所挺出綱舉而目張星燦而眉列若者得若者失若者由盛而之衰若者始隳而終舉觀乎前事則所以救弊興治之道可得也由是追端委之化文學之風卽三代之

盛豈遠哉允肅邑人也敢以爲司牧者告併書之以爲序康熙
戊辰仲夏月日

常熟邑令章會印志序

余向宰武清幸免罪戾蒙

聖恩嘉獎服俸加錫調補常熟深惟綏邦屢豐良非鹵莽可致雖神
農后稷不能使歲之有豐而無歉百里間何自卜其皆熟熟顧
可爲常哉夫燮理陰陽宰相之職也土地闢田野治五穀熟民
人育則邑宰責也訪諸紳士攷諸圖籍舊志頗不醇不備乃詳
請上臺開局編纂敦聘孝廉會倬明經周震生張一桂上舍王
鎮汪應銓相與參互考訂網羅放失始自庚寅之春迄壬辰冬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舊序

三

克付剗劂嗚呼常熟之名頌禱之詞也天下有當守其常者有
莫必其有常者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彝非性之當常者
乎雨暘寒燠異其時高卑燥濕異其地其間作長斂藏之數非
聽命不常乎或信爲盈寧樂利倖不常者爲常而不能彰厥有
常則何以襄

聖天子久道化成之治抑何以對商相二巫虞仲言子之靈耶孟子
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人能禮耕義種常熟此心之仁天
必將常熟其田願與此邦人士共修常德以祈時和年豐稱是
邑名焉敬書卷端以俟時康熙五十一年陽月之朔
邑人會倬志跋

宏治中平湖馮侯修志其言曰邑志有補世教非特文獻足徵而已在上爲章程在下爲法守在今日爲經制在後世爲藝文也然則執簡操筆烏容不慎向者錢湘靈先生修志時搜羅極廣採摭極博較之宋元明諸志卷帙逾半乃未幾議論繁興或嫌其闕軼或譏其穢雜九京不作孰與析其得失辯其公私嗚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倬也少孤失學歲月蹉跎忽焉衰老繆膺章侯之請僭領志局釐定八卷不遺不濫凡損益去取惟義之從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愛憎毀譽又烏足計哉

邑令李惟一常熟縣志序

邑志蓋古小史之掌也其體例則辨其分星列城郭溝池與掌

常昭合志

卷之十一 舊序

三

疆所守稽其夫家衆寡州里之役要及任土之法兼錄其德行道藝所以察政令之臧否審因革之宜而致整齊化導之術其小者備一隅掌故而大者用之職方用以周知天下之利病義綦重矣虞介江海交始以文學著名自季宋以來貢賦之損益役法之變更所繫尤鉅講求不厭其詳舊志無慮數十家存者數家而已得失互見亦或寢廢不傳其宜賡續也久矣余之始至縣境旣分又奉

詔徵

天下郡縣志悉上太史諏之鄉先生僉謂舊志應加釐定迺具牘以請諸臺皆報可遂卽城西書院開局編摩於是區其封域山川及其土田戶口賦入之數凡舊志所已詳者則討論而從

之所未備者博謀於衆覈而後載勿徇勿撓閱十月藁具以眎鄉先生暨諸君子覆加檢勘咸請授梓謂余宜爲之序余惟纂述之事自昔爲難旣病漏畧亦懼蕪穢余從政日淺加以簿牒倥傯未遑審諦也然其敬慎之初指庶乎可以共諒如聞輿論不以爲非余得藉手告成亦與有幸焉若夫弱翁考漢家之制武子修晉國之法百里雖小方策期存其有以副

聖朝教養元元之德意乎愿俟諸賢者

邑人陶正靖常熟縣志序

邑分治之三年山左李侯始至至之期年政通人和廢墮興舉迺俾陳子亦韓及余輯志以應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舊序

一

明詔侯與諸老先生綜其大凡始己酉暮春迨孟冬粗有成藁會迨

計偕乃致之侯所審定而余遂北行至辛亥三月侯寓信相聞謂將鋟梓惟邑志舊稱鄧氏本最善由鄧以前文不勝質出鄧以後質不勝文繼踵增華更數百年卷帙且充棟矣鄧氏叙致簡嚴論者以爲有陳壽國志風然見嫉豪強身幾不免况以親踈愛憎淆亂出入人禍天刑如何可遁余初欲仿鄧而病未能凡前人已載者雖未足盡信亦豈得盡不信而余自弱年走四方暫返里門雖曰維桑有同逆旅邑之掌故多所未悉獻老零落又無從取證固不敢憑臆爲去取也若夫椎輪大輅積漸使然刊華返樸使事增文損亦何容易是以姑仍舊貫第去其大

甚質之古人誠不能無愧焉聊志卷末俟後賢論定至李侯政
跡實有可紀初具藁時候猶在事不敢援前人之例輒有稱道
乃今已坐累罷可以無嫌用書梗概志弗誼之思侯方欲然不
自足雅非所愿也雍正九年夏四月書於京師寓舍
糧道馮景夏昭文縣志序

上古之書有九丘九州之志也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
四方之志志名始見於經而其書絕不傳傳於後者山海經謗
誕不可爲典要惟禹貢及職方氏雖希濶數語而區明疆域羅
絡山川別田賦高下辨土貢所宜與其人民男女六畜五穀之
多寡美惡志家體例大畧祖此方今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舊序

三

聖明御宇人物阜昌山川獻瑞輿圖之廣前代莫及

特命史臣彙直省通志纂爲一統志而通志之所取徵者必自縣志
始未有縣志畧而通志能詳者也未有縣志誣而通志能覈者
也是故縣志者一統志之權輿也昭文從常熟分置糧儲之署
在焉予奉職多暇與二縣之大夫言及志事謂功令趨辦修志
固不可已而新分之縣必多改更損益修志尤不可已於是二
縣尹皆禮聘邑士之有文者館諸昭明臺畔而編纂尤慮出入
登下之際人或挾私干請不遂則興訛造訕以撼之執簡者雖
侃侃不能無少動爰於始事之日薦告神明出矢言以重其典
聞者莫不聳然逾年而兩縣志同時告成昭文先付開雕故其

書先出縣令勞君捐俸錢以爲之者也余覽吳中全勢震澤爲羣山之圍羣水所都山水之脉東北趨阻江而傳海而虞山之高秀昆尙兩湖之澄泓在焉吳中清淑之氣於是融結而不復流發爲人物在商爲巫咸父子與伊氏比烈在周爲子游開南方文學精華其餘不可殫述迄於

本朝名卿鉅公比肩立分縣以登鼎鉉者功名與巫氏之又王家後先輝映猗與盛哉夫惟地靈是挺人傑余旣乃心仰止又嘉勞令修刻新志爲能勤於其事而志必可以垂於久遠故爲之序雍正九年春三月吉旦

昭文邑令勞必達志序

常昭合志

卷之十一 舊序

一

爲令於新造之邑正區域度川原則三壤物土宜鳩賦入考風俗其先務矣籍而記之使近有所守後有所觀蓋莫善於志今方大修一統志由縣而州而府而省各籍其所屬以上於史館而邑志其根柢也邑之由舊者厥志述而不作邑之新建者厥志作而兼述體例固殊焉昭文從常熟而析舊境延袤四百餘里賦稅幾三十萬內包湖蕩外倚江海雖分而爲兩猶壯縣也必達首來爲令大懼才識庸淺不克慎始以貽來者羞遭逢

聖恩寬大俾得久於其職於今六年中間恭奉

明詔減浮糧緩積逋查均征濬白茅疏梅李皆至仁極誼不樹億萬年無疆之休珥筆而書則史氏之守也隨地而記則志乘之職

也地志實與國史相表裏必達雖庸淺敢不盡心焉若夫原本山川采錄士女或收昔遁或訂前疎要須義關風教辭含雅故無取猥雜擗摛餽釘卷帙間也新志十卷秉筆者禮部貢士陳君祖范而汪殿撰應銓陶編修貞一言翰博德堅成共校定凡一年而成其文循舊貫者十之三標新義者十之七叙次有法密而不煩約而不漏可謂事兼作述義通史志者也必達廻環省覽返而深維賦已減矣戶口猶苦貧何以催科不傷撫字水利興矣蓄洩在人力何以旱潦永保無虞海波久不揚而渠洳時有跽伏何以消其奸宄風俗已時雍而獄訟未盡衰息何以返仲雍之禮讓繼言子之弦歌是皆必達之責亦繼宰斯邑者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舊序

頁

之責也覽斯編者其亦皇然而思矣乎雍正九年孟春月之吉
陳祖范志跋

養疴東臯閉門息影會邑侯創舉新志敦請編纂鄉先生復重相誣誘固辭不獲退而自惟老不曉事或可假此以諮故實討世務辨於邑之族姓世系及賢士大夫之節義政事文章是亦爲學之方非但間史之役也黽勉削橐不敢率爾然而甚慙有朱王鉉王應奎譚位坤者多識而信實資其啟告云

陳祖范歷代常邑志總論

邑志自宋慶元丙辰年縣令孫應時初修之嘉定庚午令葉凱增益之淳佑辛丑令鮑廉加節之閱百餘年元至正癸卯知州

盧鎮益所未載總十有五卷重鈺諸梓名曰重修琴川志其
志則始于元是盧鎮固別有元志也閱七十餘歲至明宣德九
年張修撰洪自序新志但稱重修宋志並不及續志意者元志
亡久矣今元代人物僅傳一二隱士富室而他無聞焉豈本無
其人與抑志亡故也龔立本云新志八卷宏治桑嘉靖鄧纂修
時蓋皆見之今遂徧搜不獲其體例一準宋志豈因宋志而竟
接以明代之事不復及盧鎮所續耶抑筆削盧志併明興次第
增入耶無從質修撰于九原矣宋志刻本據龔云偶得之古寺
中後毛氏重刻之幸不與張志俱亡耳張後季友梅筮曾一修
未脫稿而歿宏治丙辰令楊子器聘文士纂修桑瑜總裁李文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舊序

一頁

安序之

管志凡例誤以李與桑各有志

龔云搜討辛勤書法質直體裁位置雖

多可商然往蹟舍此無憑矣嘉靖己亥令馮汝弼聘鄧鞞修十
三卷甫成羣議蠹起書遂不行萬歷乙巳管一德撰文獻志十
六卷獨詳有明科第人物其山川戶口寺觀橋梁等已見舊志
不復載龔立本志十五卷姚宗儀有私志二十八卷陳三恪有
海虞別乘二十四卷俱未梓行至

本朝康熙二十二年令高士鶚聘錢陸燦領修至二十五年楊振
藻爲令書始成凡二十六卷康熙五十一年令章曾印聘曾倬
修之曾志跋中又以錢志議論繁興闕軼穢雜合觀前志宋志
尙矣質實莫如桑精審莫如龔鄧之召謗起禍大抵由論

誇多圖靡則姚錢二志也馮氏先賢傳嚴而漏管氏文獻傳雜而糜會氏詳畧失當差愈于多文以爲富者後遭指摘仍用錢志不綦難乎

附陳祖范修志人物列傳議

志之體要有三曰地曰政曰人山川土田城垣鄉里之屬統乎地者也水利兵防祠祀賦役官師選舉之屬由乎政者也地歷久而不易政隨時而各異秉筆者據舊聞訪新貫在乎考訂詳明不訛不漏而已愛憎毀譽游移冒濫之病無所施乎其間惟人物一途無一定之規格或載或否惟憑當局者之論定而論定之難有三端焉一曰識不足二曰時不接三曰勢不可心空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舊序

一覽

如鑑乃能別妍媸心平如衡乃能量高下而操觚家豈易有其人此識不足之難也前代人物彪炳耳目者不必言然舊志相沿非能盡得若人而載之也旣已載矣其子孫亦盡見之矣今何所據而黜之乎此時不及之難也若夫勢之不可固有不待明言者人物之分品目也古爲三不朽孔門爲四科後凡朝廷銓選以及鄉邦月旦之評雖隨事立名大綱總不外此其著爲書以品目人物也史遷於列傳中微分條件其滑稽貨殖游俠之屬冗率不可爲訓至班書始彬彬矣而古今人物一表爲全書疵累是亦不量力而輒以一己之見揣量人才者之前鑒也古之志人物者如汝南先賢傳楚國先賢傳未聞於先賢中更

區分也陳留耆舊傳益部耆舊傳未聞於耆舊中更區分也華陽士女志不於士女中更區分也其他輿地書體大都概名爲人物而已人物云者猶史家之列傳也列傳美惡並收人物專錄其善史家於列傳內別爲儒林循吏孝義等條是亦列傳也志家於人物內亦用此作品目是亦人物也人人而品之目之將徒勞而無功且多怨又蹈孟堅古今人表之失人人而全不品之目之則太混未免有聃非同傳之譏是故錄其位顯事多難爲品目者於前而存其專長偏詣易爲品目者於後是固史志兩家調停於萬不得已之權宜也然旣前有成例後人倣而爲之雖無大得尙不至於大失今若多爲品目必使燦若列眉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舊序

章

嚴如法比誠亦網羅放失區別流品矣雖然懸其格以待其人有則錄之無則缺之易易耳舉其人以應是格入之於此而不安按之於彼又不合而又有不可全虛之格而又有不可徑削之人左支右吾含毫不下然後覺其談何容易其故皆由於欲人人品之目之也如不必人人而品之目之於舊志已載者但整齊其文於目下新登者必慎覈其事據事直書是非自見等差犁然而人情之缺望而指摘者雖不能保其盡無然亦庶乎解矣